

70
中華民國十九年三月十二日
總理逝世五週年紀念宣傳叢刊之一

總
理
演
講
新
編

首都各界
總理逝世五週年紀念會印

總理演講新編

目次

興船政以擴充海軍

興發實業爲救貧之藥劑

政黨有互相監督互相扶持之責

非學問無以建設

基督教徒應發揚教理同負國家責任

地權不均則不能達多數幸福之目的

築路與借債

附與記者廖平庵陳藻卿談話

解決民生問題

附另報登載

黨員對會外人應互相親愛以鞏固中華民國

總理演講新編 目次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2 5565B

共和須以兵力爲保障

救中國之貧弱必自擴充鐵路始

謀郵政之發達以富國便民

求建設之學問爲全國人民負責任

學生應主張社會道德

遷都所以脫離外人束縛

共和國異於專制國家之要點

軍警界之責任

速修鐵路以立富強之基

報界應鼓吹借款修築鐵路

五族協力以謀全世界人類之利益

民生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

附與各新聞記者談話

以宗教上之道德補政治之所不及

欲解決外交問題須取門戶開放主義
修築全國鐵路乃中華民國存亡之大問題

附與各報記者談話

政黨之目的在鞏固國家安甯社會

建設時代要比破壞時代加倍犧牲

吾人必犧牲目前小利以求將來之幸福

鐵道事業發達則國家之活動自由

國民黨當以全力贊助政府

凡事須論公理不必畏懼

政見之表示

實現鐵路政策須取開放門戶主義

同胞要同心協力做建設事業

羣策羣力盡心國事

民國國民應盡其應負之責任

國爲民有人人應負擔義務

建設之初亟當推廣女子教育

黨勢之盛衰全視黨員智能道德之高下

政黨宜重黨綱黨德

地方自治爲社會進步之基礎

中華民國之意義

建設方針

憲法之基礎

建設以修治道路爲第一要着

辦理地方自治是人民之責任

采用五權分立制以救三權鼎立之弊

心堅則不畏大敵

爭回眞共和以貫澈救國救民之宗旨

國強在於行

談復辟黨

修改章程之說明

削政之解釋

欲救廣東宜從裁兵禁賭及改良吏治著手

學生要努力宣傳擔當革命的重任

總理講演新編 目次

總理演講新編

興船政以擴充海軍

——民國元年三月在福建歡迎會答詞——

文以解職旋粵，便道過閩，既感閩政府暨社會諸君子歡譙迎送矣；到馬江船政局，又荷船政局長沈君希南盡禮歡迎，邀觀製造輪機鐵脅鍋爐等廠十餘所；乃知從前船政締造之艱，經營之善，成船不少，足爲海軍根基。惜乎甲申甲午兩次挫敗，兵船燬失殆盡，而滿清政府，既不能整頓於前，復不能補救於後，一蹶不振，日趨腐敗！今幸民國光復，以此任屬之沈君，沈君在歐美習學製造有年，辦理必能稱職。且當時此局，係沈君令祖文肅所創設；從此沈君繩其祖武，勉力而行，興船政以擴海軍，使民國海軍與列強齊驅並駕，在世界稱爲一等強國，則文所厚望於沈君者也！

興發實業爲救貧之藥劑

——民國元年四月十七日在上海實業聯合會歡迎會演說——

今中華由專治而創共和，國既成立，而貧弱至此，何以能富強。我中華之弱，由於民貧。余觀列強致富之原，在於實業。今共和初成，興實業實為救貧之藥劑，為當今莫要之政策。所惜者，社會主義未能明瞭，以致貧富不均，實業不易發達；對於民生主義，亦未易收效。其弊如鐵路煤礦，則少數富豪投資，全社會受其制裁，價格之高下，不得不聽其壟斷；不能推廣，難以發達。故貧者日貧，富者亦苦甚。且國家之富，在於礦產，今中華煤礦，甲於全球，英美亦所未及。如能合全國之資與力，分頭開採，並多築鐵路，以便轉運，能如是則民富矣。民富即國富，既富即強。此則全賴實業諸君，研究社會主義，次第舉行，以挽回莫大之利源，余有厚望焉。

政黨有互相監督互相扶持之責

——民國元年四月十八日下午七時三刻在自由黨演說——

數月來各處政黨民黨，發生甚多，然皆未能十分組織完備。當此共和時代，無論政黨民黨，有互相監督，互相扶持之責。政府善則扶持之；不善則推翻之。然現在我民黨

之勢力，尙甚薄弱，恐未能達此目的。惟既具此心，不可不互相勉勵，各謀進行；對於今後民國前途，獲益非鮮，切盼諸君，勉而行之。

非學問無以建設

——民國元年五月七日在嶺南學堂演說——

僕今日得貴校諸君開會歡迎，不勝欣謝！諸君在此，莘莘濟濟，有緣同學，令我見之，頓觸少年時事。憶吾幼年，從學村塾，僅識之無。數年後，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見其教法之善，遠勝吾鄉；故每課暇，輒與同國同學諸人，相談衷曲，而改良祖國，拯救同羣之願，於是乎生。當時所懷，必使我國人人皆免苦難，皆享福樂而後快。又數年，卽回祖國，就學於本城之博濟醫院，與貴校廖得山同學；僅一年，又轉香港雅利士醫院，凡五年，以醫亦救人苦難術。然繼思醫術救人，所濟有限，其他慈善亦然。若夫最大權力者，無如政治，政治之勢力，可爲大善，亦能爲大惡，吾國人民之艱苦，皆不良之政治爲之。若欲救國救人，非鋤去惡劣政府不可；而革命思潮，遂時時湧現於心中。

惜當時附和者少，前後數年，得同心而同行者，不過十人。得此十人，卽日日籌畫，日日進行。甲午中東之役後，政學各界，人人憤恚，僕等趁此潮流，遂謀舉事於廣州。失敗後，居外經營，屢蹶屢起，直至去年八月在武漢起事，不半載而大功告成。此固天之不欲絕我中國也。然則功既成矣，吾從前之志願，豈遂達乎？非也，千未得一也。今日所成，祇推到一惡劣政府之障礙物而已；以後建設，萬端待理，負責何人，則學生是也。

凡一國之強弱，以其國學生之程度爲差。僕從前以致力革命，無暇向學，讀書行醫，日只一兩時，而事革命者，實七八時；學業遂荒。沿至於今，歲不我與。今見諸君，令人健羨，蓋見非學問無以建設也。譬諸修道，僕則披荆斬棘者也，諸君則駕梁砌石者也；諸君之責任，尤重於僕。肩責之道若何？無他，勉求學問，琢磨道德，以引進人羣；愚者明之，弱者強之，苦者樂之而已。物競爭存之義，已成舊說，今則人類進化，非相匡相救，無以自存。倘諸君如有志而力行之。則僕之初志，賴諸君而達，共和新國，亦賴諸君而成。是則僕所厚望於諸君者也。

基督教徒應發揚教理同負國家責任

——民國元年五月九日在廣州耶教聯合會歡迎會演說——

兄弟今日返來，得立於念年前從學之地，與牧師兄弟姊妹同聚一堂，誠夢想所不及。回憶同事醫學之至友，猶復相見，其欣感更難言狀！今幸民國成立，掃除黑暗，驅逐異種；以今日而上溯前半年，其境地大有天淵之別。蓋前則專制束縛，今則恢復自由。我兄弟姊妹，對於教會則為信徒，對於國家，則為國民。專制國之政治在於上，共和國之政治在乎民；將來國家政治之得，前途之安危，結果之良否，皆惟我國民是賴。豈可如前清時代之以奴隸自居，而放棄其根本乎？且前清之對於教會，不能自由信仰，自立傳教，祇藉條約之保護而已。今則完全獨立，自由信仰。為基督徒者，正宜發揚基督之教理，同負國家之責任，使政治宗教，同達完美之目的。兄弟悵觸舊懷，百感交集，非一二言所能盡；惟望此後勉力前進，同担責任，得享宗教之幸福，是兄弟所禱祝者也！

地權不均則不能達多數幸福之目的

——民國元年六月九日在廣東行轅對職員記者演說——

今民國注重建設，其首要當在財政，而財政之收入，莫大於稅。世界學者，發明行用單稅法，本多可採；惟事屬改革，必得大多數輿論之贊成，乃易着手。今國家之稅不一，其收入機關，諸多繁重；若釐金關卡等，銷耗既多，且有流弊，不如就地徵稅，較為簡單。此即吾前所謂「平均地權」之道也。稅法繁重，易招民怨。當滿清入關時，定收地丁錢糧，法既簡單，民皆感之，至末年乃復趨繁重耳。吾國以前亦慣行單稅法，惟祇分上中下三等，不能確定稅率，則不真實甚。就廣州地論，其上者若長堤，一畝值數萬元，鄉間一畝，只值數百元；但同納上稅，豈得謂平！故不如就價抽取。今世界多用此法，英國上年提議此案，亦經國會通過。但各國定收多少，各有不同，有二百四十分抽一者，有百分抽一者，但無論所定若干，若照價收取，則平均之甚者也。革命乃為多數人謀幸福，若地不平均，則不能達多數幸福之目的。今民國地廣人衆，如能積極治理

前途有絕大之希望；若不從根本上解決，其何能達。

吾前言平均地權，有疑爲從實均地者。豈知地有貴賤，從實均分，仍是不平。昨工務司對予言，謂方計畫築一電車路，而地乃大起價。可知地價乃隨社會之進步而增長，將來其高者仍是少數人所享受耳。英美京城地價，比未進步時增至五六萬倍。設如吾國中人，有地百畝，僅值萬元，後乃頓增至五六百萬元，則已成一大資本家。聚此大資本以壟斷高貴之地，則可以制世界之死命，將來必變出資本家與工人劃分兩級之世界，及此不防，弊必至此。現今財政困難，日求濟於募捐借貸，不過一時權宜之法，執若處處平均地權之法之爲愈乎！

昨都督交省會議換地契收費法，我意尙須確定地稅，照價增收一層，實行單稅法。蓋地是天然物，非人爲的，就地徵稅，義所應有，卽此已足國用，一切各稅，皆可豁免。又只抽地之原價，凡需人力，如建築上蓋等，概不抽取。此中有三利：一可免地之荒廢；二可獎勵人工之進步；三可免資本家壟斷土地之弊。至抽收之數，鄙意則擬值百抽一。爲防以貴報賤起見，可附一條件以補助之，卽聲明公家隨時可以照價購回是也。且

公家將來必需用多地，以謀地方之發達，如省會欲謀推廣，收地建設，爲必有之事；故定價時聲明照價收回，可免日後定價之繁雜，是兩利之事也。

世界學者多主張地歸國有，理本正大，當可採取；惟地不必盡歸國有，收取其需用之地，斯亦可矣。然此說一出，世人又疑收回時因原主受有損失，必生反對者；予謂不然。果行此法，確定公道之價，對於原有地主，不惟無損，且有利益，尙何反對之有。如頃所言，工務司方議定電車路線，而用地增價十倍，此虛價也；以虛價獲實利，何益如之。而公家收回此地，將來增價，或至千數百倍不等，是公家亦無損也。以上所言，實爲民生主義社會主義手段之一種，及今不行，後將無及。

總之，實行就地抽稅，則國家即變成一大業主，何等富厚；國家爲人民所有，國利民福，何樂不爲！抑尤有進者，英美立憲，富人享之，貧者無與焉；吾法若行，無論貧富，皆能享受幸福。今日政體改革，果能以此絕大之建設，先施行於廣東，則其功比改革政體更遠大也。所願諸代議士切實討論，報界諸君，努力鼓吹，以期實現，則豈獨廣東之幸哉！

築路與借債

——民國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午後二時在上海味莼園中華民國鐵道協會歡迎會演說——

各國人民之文野，及生計之裕絀，恆以交通爲比例。中國人民之衆，幅員之大，而文明與生計均不及歐美者，鐵路不興，其一大原因也。今中華民國業已成立，發起此會，督促鐵道進行，余極贊成。凡立國鐵道愈多，其國必強而富。如美國現有鐵道二十餘萬里，合諸中華里數，則有七十萬里，乃成全球最富之國。中華之地五倍於美，苟能造鐵道三百五十萬里，即可成全球第一之強國。否則人民雖多，不能一呼即集，與少何異。幅員雖廣，自南而北，自西徂東，交通不便，載運不靈，雖大無濟。

惟現欲辦路，因國庫款支絀，不得不借外債；然借債立約得當，則永不失敗。倘如前清之借債築路，實亡國之導線，必於訂立合同時，脫離國際關係，俾成個人交涉，方無後患。美國未造路以前，其貧與我國相同，後向外國借債興路，刻已收效。務望諸君勉力進行，於十年內將全國鐵路趕緊造竣，以期早收國利民福之效。

附與記者廖平庵陳藻卿談話

廖君問：借債有無遺患？

先生答：現在外人不欲瓜分中國者，不過懼北京之十數萬，武昌之數萬，南京之數萬，共三十萬訓練之師耳！查度支部月用經費二千萬，兵費爲多；而雜費多免，民間又緩不納糧，不借外債，兵費何取？一旦乏支，立即嘩潰。明知借債遺累後人，然不借債，則連後人皆無；故借債爲生死問題，非利害問題。譬如有病不食藥則死，故明知其苦而食之。

廖君問：外人監督財政若何？

先生答：現在雖抗比國借款，然究以有路可借，不致監督；若果監督，則應拒之。

陳君問：指斥政界，是報館確有事，非出於私意，則言論統一，自是無難。第以後報界對於政府行政確有差謬，官吏確有不法，又當如何辦法？

先生答：忠告政界，屬監督行政範圍，自是正當之輿論；第不可輕信謠言，攻訐私德耳。

解決民生問題

——民國元年八月念五日下午一時在國民黨成立大會演說——

自去年武漢起義，各省響應，不數月間，南北即已統一。發端雖始於南方，實以北方將士軍人，同心一德，以故成功之速，無與倫比。鄙人深信中華民國之共和，皆四萬萬同胞人心之所趨向，非用兵力強迫，所能解決；實我南北愛國軍人同心同德之所肇造也。近來囂囂之口，或不免恐軍隊干預政治，吾則謂我愛國軍人，既造成此莊嚴燦爛之中華民國，決不至有此破壞之舉。但袞袞諸公，亦當消除意見，以國家為前提，毋使我愛國軍人苦心孤詣，經數十年創造之而不足，一旦任一二挾持意見者，敗壞之而有餘，則中華民國當可蒸蒸日上，超軼全球，自不至惹軍人之干涉。否則，各人權利自私，排斥異己，蕭牆之內，禍起須臾，則我愛國軍人或亦有不忍坐視者。

譬之一家然，請武士防守門庭以自衛，家內秩序井然，固不至太阿倒持，引武士之過問；假一旦兄弟鬩牆，自相魚肉，武士雖專司禦侮，或亦有不得不設法調停之舉。治

國亦猶是也，使我國之內，人人以中華民國爲公共之中華民國，合羣策羣力，以圖富強，犧牲一己之權利，完固共和之政治，我愛國軍人自不至擾攘於其間，而放棄其保衛之天職者也。蓋軍人所以衛國，非以亂國，所以防外，非所以防內，國亂則不得以兵力爲最後之解決以召危亡，國治則軍人自不得干涉其間，搖動全局。而况造成此中華民國者，皆我南北愛國軍人，吾決其不至前後異轍也。

國家之有政黨，原以促政治之進行，故世界文明各國無不有政黨以維持之。今日合五大政黨爲一國民黨，勢力甚爲偉大，以之促進民國政治之進行，當有莫大之效果。但望諸君，振刷精神，組織完備，力求本黨之發達，以冀有裨於國家。並須化除畛域，毋歧視異黨，毋各持黨見。（中略）則本黨之成立，卽爲中華民國富強之嚆矢焉。

國民黨之主旨，首在注重黨德，已爲諸君略發其端倪，惟鄙人尙有一言，卽民生政策是也。從前同盟會原取三民主義，今則民族民權均已解決，惟民生尙待進行。然民生問題，一般人之心理，每多誤解，甚或謂爲劫富濟貧之法，以至小康之家，聞之卽有戒心。殊不知此理本極平常，約而言之，卽在預防資本家壓制貧民耳。若在英美各國，其

煤油大王鋼鐵大王等，皆以一資本家之操縱，貽禍全國，過於天災，甚或影響且及於世界，則欲解決此問題甚難，而貧民之受禍最慘。吾國則資本家尚未發生，但能預防資本家之壓制，民生目的即可達到。如英國雖有皇帝，而實權操之全國之人民，初無須於武力，而政治問題，即已解決也。男女平權，實屬天經地義，但現在國勢危急，當先設法鞏固政府。蓋有國家，不患無平權之一日，若有平權而無國家，雖平權將無所用。惟鄙人亦深望諸君贊助女界達此目的，并深信吾國女界必終能達到此目的也。

附另報登載

(一) 革命成功，在四萬萬同胞一心；鞏固民國，亦必要一心。今六黨合併為一大政黨，乃民國大幸福，然視他黨要親如兄弟。蓋政黨以國家為前提，非謀一黨權利；欲鞏固民國，須鞏固心理。要知今日之民國，乃人人心理所造成。各黨宗旨雖殊，俱是為國家，互相翼輔進退，萬勿爭黨見，陷國家於危險地位。

(二) 今外間多以軍人干預政治為慮，實則毫無足慮。北方軍隊，深明大義，兄弟早已知之。軍人本為衛國而設，今或添兵自重，或藉武力壓制，甚至干預政治，是練兵

原以防外患，今反與人家事，其害不可勝言。然亦實有使軍人干預之由。譬如人家有武士在外保守門戶，家內父子兄弟中，有殺人放火等事，當此人命財產危急之秋，武士能不干預乎？若能同心共濟，維持全局，以國利民福爲前題，軍人自不能干預也。

(三) 今日當首重民生主義；本黨政綱，亦有採用民生政策一條，請詳言之。民生主義，人多尙有不解者，以爲民生主義係用強硬手段，使富者分給貧人。實則並非如此。乃以和平之手腕，使資本家不得妨害貧者，並非以富者之財產分給於貧者也。現如歐美各國，多有是病。歐美各國，雖無天災饑荒，然常有人事饑荒，此即資本家妨害之故也。

(四) 男女平權，當暫緩提出，俟國家鞏固，務要達到目的。因男女平權，視乎國家之進步不進步。國家進步，則不求自至；否則男子方求免爲奴隸而不可得，又何暇問男女之平權不平權！

黨員對會外人應互相親愛以鞏固中華民國

——民國元年八月念五日在北京同盟會歡迎會演說——

中華民國成立以來，兄弟第一次到京；今日得與同盟會諸君子，共話一堂，樂何如之！此次革命成功，如此神速，實夢想不及。去歲武昌起義，全國響應，未及四月，滿清推倒，共和告成，雖同盟會之主動力，然亦實係我中華民國各界同胞之贊助，始得成功。今破壞已終，建設伊始，破壞固難，建設尤難；破壞尚須衆同胞之助力，建設豈獨不需同胞之助力乎？望勿以滿清時代對待會外諸同胞之手段，對待現時會外諸同胞；須同心以謀建設，不可存昔日之心理。

滿清時代同盟會，多爲人仇視；共和時代，無人仇視；而同盟會之少數人，尙以滿清時代爲人仇視之心理，對待今日會外諸同胞；故外間有今日之同盟會，如昔日貴胄之說。此種謠言，皆由同盟會少數人尙存昔日之心理，有以致之也。今日之政體既變，同盟會諸君子昔日之心理，亦當隨之而變。蓋既無仇視共和之人，同盟會對會外人，尤當

極力聯絡，毋違背昔日推倒黑暗政體，一視同仁，互相親愛之宗旨，以鞏固中華民國。此我所希望於同志諸君子者也。

共和須以兵力爲保障

——民國元年八月念八日在寰世凱宴席上之答詞——

今日承大總統特開大宴會，備極嘉許，實深感謝！我中華民國成立，粗有基礎，建設事端，千頭萬緒，須我五大民族全體一心，共謀進步，方可成爲完全民國。現有少數無意識者，謂中國空有共和之名，而無共和之實；大不滿意於政府。殊不知民國肇建，百廢待舉，况以數千年專制一變而爲共和，誠非旦夕所能爲力。故欲收真正共和效果，以私見所及，非十年不爲功。今袁總統富於政治經驗，擔任國事，可爲中國得人慶。

兄弟所最崇拜袁總統有一件事。中國向以積弱稱，由於兵力不强；前袁總統在北洋時，訓練兵士，極爲得法，北洋之兵，遂雄全國。現共和粗建，須以兵力爲保障。昔南非洲有某二共和國，以無兵力，卒至被人吞併。可見共和國家，無兵力亦不足救亡。今

幸有袁總統善於練兵，若以中國之力，練兵數百萬，足以保全我國領土，外人斷不敢侵略我邊圉，奴隸我人民。但必須極力振興實業，講求民生主義，共濬富源，使我五大族人民，家給人足；庶民生有賴，而租稅有所自出，國家歲入，日見增加；則練兵之費，既有所取；教育之費，亦有所資。我五大族人民既庶且富，又能使人人受教育，足與列強各文明國，并駕齊驅，又有強兵以爲之盾，十年後當可爲世界第一強國。想在座諸公，亦樂觀厥成也！

救中國之貧弱必自擴充鐵路始

——民國元年八月二十九日在北京全國鐵路協會歡迎會演說——

現在中華民國成立，得達共和目的，人人皆志願已定，愚則以爲未也。必使中華民國在地球上爲莫大之強國而後快。特今日中國既貧且弱，曷克臻此？欲能自立於地球上，莫如富強；富強之道，莫如擴張實行交通政策。世人皆知農工商鑛爲富國之要圖，不知無交通機關以運輸之，則着着皆失敗。譬如香山縣；由縣城至敵鄉，不過五十里。但

因舟車不通，人以肩負物，每百斤脚價約一元，以每噸計之，不下十七元。若由美國，經數萬里運貨至中國，每噸不過兩元五毛。以中西同一貨物，價值五元。加以水脚計之，在美來不過七元五毛，而中國自運則十二元矣。人情喜便宜，斷不能舍賤而買貴。故交通不便，則實業必不能發達，可以斷言。前時在安南廣西曾見農家燒燬陳穀，詢之，因運道不通，無處可藏，故毀棄之，此可為旁證。故今日欲謀富國之策，非擴充鐵路不可。

愚見擬於十年建築廿萬里鐵路，在旁人乍聽之，不免詫異；若以最淺近最簡單之法言之，則人人共曉。譬如十人築路，一年可成一里，則廿萬人一年可築兩萬里，二百萬人一年可築二十萬里矣。以中國四萬萬人計之，能當路工者豈止二百萬人乎？若因一人駕馭二百萬人不易，可由各小團分辦，則規劃自易，期以十年，則範圍更寬，其成功可操左券。惟是此項預算，必須有經費六十萬萬元。以美國鐵路每年收入七萬萬元為準，則每年收入當不下十五萬萬元，將收除支，大約盈餘有六七萬萬元，合十年計之，儘可還本。將來每年增加十數萬萬，比現在中國每年總收入三萬萬多出四倍，則民間之負擔

，可以銳減，興辦各事，不患貧矣。但鄙人尤以縮短時間爲最要。今日草創伊始，或者以爲路之速成與否，似無關得失；但若在後來獲利之日，回首當初，則其時間一刻千金，至爲寶貴。卽如美國之收入，每年十五萬萬，平均計之，每日四百萬，若遲築十日，則四千萬矣。若延誤光陰，坐棄巨款，豈不可惜！故鄙人尤以迅速爲要。至於藉此鐵路，振興農工商業，官民受益，豈止倍蓰！故今日欲言富國，必自此始，舍此亦別無良策也。

至強國一節，譬如中國有二百萬兵，分布二十餘省，平均每省不過十萬，人以三十萬兵，卽可以制我而有餘。蓋人以三十萬兵敵十萬，非敵二百萬也，其制勝可斷言矣。且交通不便，則運兵運餉，俱不能速，及其到時，則大事已去矣。故名爲有兵二百萬，與無兵同。若鐵路交通，有兵百萬已足，蓋運輸便利，不過數日可到，分之雖少，合之則多。以百萬敵三十萬，加以主客異勢，蔑不勝矣。故鄙人以爲欲謀強國，亦必自擴充鐵路始也。

以上各節，僅就愚見所及，布臆於諸君，祈諸君有以教之。如果諸君不河漢斯言，

各出其經驗及專長以經營之；鄙人可決中華民國不難成爲世界上最富最強之國也。

謀郵政之發達以富國便民

——民國元年八月念九日在郵政協會歡迎會演說——

鄙人於郵政素無學問，但現由歐美回來，頗有新知，願以貢獻於諸君之前。一，郵政。各國郵政，向來用郵船或鐵路輸送，現在發明一種新法，用汽管運輸，其快便比船路數倍。二，電報。中國用號碼，繙釋甚爲不便，現在外國發明一種繪圖電機，將來用寫中文，亦可做製。三，因郵便之便利，以運送各物。各國近今所發明，且爲收入之大宗。至於儲金一事，德美二國，最爲發達，於人民生計上甚有關係者也。以上各節，略舉所聞，以貢獻於諸君曰：謀郵政之發達，則中華民國幸甚！

求建設之學問爲全國人民負責任

——民國元年八月卅日午後在北京湖廣會館教育界歡迎會上演說——

兄弟今日承學界諸君厚意，歡聚一堂，兄弟於我中華民國學界前途，對於諸君有無窮之希望。蓋學問爲立國根本，東西各國之文明，皆由學問購來。我國革命以前，專制嚴酷，人無自由之權；然能提倡革命，一倡百和，以致成功，皆得力於學說之鼓吹。數十年來，奔走運動，都賴一般學界同志之熱心苦業，始得有今日之共和。今破壞已完，建設伊始，前日富于破壞之學問者，今當變求建設之學問。

世界之進化，隨學問爲轉移。自有人類以來，必有專門名家發明各種專門學說，然後有各種政治實業之天然進化。二十世紀以前，歐洲諸國，發明一種生存競爭之新學說；一時影響所及，各國都以優勝劣敗，弱肉強食，爲立國之主腦，至謂有強權無公理。此種學說，在歐洲文明進化之初，同適於用，由今視之，殆是一種野蠻之學問。今歐美之文明程度日高，從物理上發明一種世界和平學問；講公理，不講強橫，尙道德，不尙野蠻。從前生存競爭之學說，在今日學問過渡時代，已不能適用，將次打消。何謂過渡時代？蓋由野蠻學問而進於文明學問也。諸君今日於學問一途，尙當改良宗旨，着眼於文明，使中國學問，與歐美並駕，則政治實業，自有天然之進化；將來中華民國，庶可

與世界各國，同享和平。

且專制時代，一般士子求學之心思，皆以利權爲目的，及目的達到，乃用其智識，剝害民權，助桀爲虐；是學問反爲賊民賊國之根由，此兄弟從前之所痛恨最切者！今國政既革，諸君求學之心思，亦宜更革。蓋共和之國，首重平權，弱肉強食優勝劣敗之學說，是社會之蠹，非共和之所宜用。我國四萬萬同胞，智愚不一，不能人人有參政之智能。才智者既研究各種學問，有政治之能力，有政治之權勢，則當用其學問爲平民謀幸福，爲國圖富強。諸君須知此後求學方針，乃期爲全國人民負責任，非爲一己攘利權。從此研究文明學問，鏟去野蠻學問，使我國之道德日高一日，則我國之價值，亦日高一日。價值日高，則有神聖不可侵犯之地位，而瓜分之說，自消滅於無形也。兄弟於諸君有厚望焉！

學生應主張社會道德

此次革命成功，多賴學界之力；此後各種建設，亦須賴全國學界合力進行，方能成功。學界關於國家前途，既如此之重，不能不一進行之方針。從前學界中人所知者，生存競爭，優勝劣敗而已。然此種學說，在歐洲三十年前，頗為盛行，今日則不宜主張此說，應主張社會道德，以有餘補不足。大凡天之生人，其聰明材力，各不相同。聰明材力之有餘者，當輔助聰明材力之不足者；在政治上為工人，在社會上為社會公僕。今日中國革命成功，適值改良學說之際；學說既宜改良，方針亦宜改變。所謂今日唯一之方針者，社會道德是也。

從前慣習，往往學生自命為學校之主人翁；鄙意以為此等思想，只宜於專制時代。皇帝為全國之大主人翁，壓制平民；學生在學校學成之後，輔助君主，欺辱平民。雖不能為大主人翁，亦可為小主人翁。今則不然。現值政體改更，過渡時代，須國民羣策羣力，以圖振興；振興之基礎，全在於國民知識之發達。學界中人，當知所負責任之重；今日在校為學生，異日即政治上之工人，社會上之公僕，與專制時代學生之思想，大不相同。學界能盡其責任，國基方能鞏固，願諸君勉之！

遷都所以脫離外人束縛

——民國元年八月三十一日在北京參議院歡迎會演說——

兄弟今日所最希望於參議員諸君者，爲關於民國建都一事。以地勢論，北京本可爲中國首都，故自明至清，俱無遷移。因北有山海關，南有津沽，砲台林立，國防亦固，此兄弟二十年前北來所目睹者也。無如庚子以後，國權喪失，形勢一變，南北險要，蕩然平夷。甚至以一國都城之內，外人居留，特畫區域，砲台高聳，兵隊環集，是無異陷於外人勢力包圍之中，被人束縛其手足。此後我若舉行練兵增防，彼必橫行干涉，甚且彼亦愈增兵設防，後患何堪設想！况都城地點，北鄰兩大強國；俄在蒙古，日占南滿韓滿，交通日便，一旦有變，五日間日兵可運到十萬，北京內外受困如此，可知時勢不同，斷難拘守舊說。在前清時代，舉國上下，敷衍因循，遺誤至此，可勝浩嘆！兄弟之爲此言，非好事變更，實因國家中心之政府，處此危城，萬無騰展之餘地，故主張從速遷移。

卽如兄弟此次來京，前日偶至東交民巷，見有一華人誤入外人門戶，次日外人卽有公文到外交部，責我違背條約。夫本國人在本國都城內，反受外人限制行動，此地尙可一朝居乎？古人恥城下之盟，謂其喪權辱國；諸君試想，國都內受此限制，其辱豈僅如城下之盟？夫亞洲國家，強如日本，弱如暹羅，皆無受困至此者。今我以莫大之古國，新造之邦基，豈可長制於人，不急謀自保？故兄弟謂北京萬不可居，將來須急速遷移。至於地點，則長安開封太原武昌南京，無處不可。春間武昌南京之爭，皆不成問題。我非謂武昌離海較遠，卽可圖存。蓋圖存在能自強，如不自強，卽遠至成都，賊亦能往。不過目前要擇一離外人稍遠，免於就近受縛如北京之地者，俾得便於自由練兵，從容活動耳。

今日世界各國，乃武裝的和平；無事時不知感覺，一旦有事，北京政府，只有坐以待斃。兄弟來京，認此爲最大問題，二三日後，卽將與袁總統詳細協商。在袁總統對此亦無甚成，將來不難得其同意。至有謂遷都爲外人所不許者；兄弟謂外人斷不至如此野蠻。我之國都，我欲遷徙，外人不應無理干涉。只須担保其無意外危害，諒外人亦必

以我之遷都爲然。兄弟所見如此，願參議員諸君加以注意，是所切望。

共和國家異於專制國家之要點

——民國元年九月一日在北京蒙藏統一政治改良會演說——

今日此會，聚蒙藏同胞於一堂，實爲亘古以來未有之盛舉，至足佩慰！我國民以「自由」「平等」「博愛」三主義，造成共和國家，凡我蒙藏同胞，首即當知共和國家異於專制國家之要點。專制國家，其利益全屬於君主，共和國家，其利益盡歸於國民，此即共和與專制之特異點。前清極盛時代，合併蒙古西藏青海回疆爲亞洲東部一大部；然國民實無絲毫之利益，其利益盡爲皇帝一人所占有。即如今之俄國，其政府之強固，國力之充實，正如前清盛時，且或過之；然而俄國人民不惟不能享受國家何等之利益，於政治上且感受種種之苦痛。蓋專制國通例，國愈強者其人民之苦亦愈甚。共和國則反之。在共和國度中，其國民利益之增減，視國家之強弱爲正比例。國家強盛，其國民之利益日日增多；國家衰弱，其國民之利益日日減少。蓋共和國以國民爲國家之主體故也。

今我共和成立，凡屬蒙藏青海回疆同胞，在昔之受壓制於一部者，今皆得爲國家主體，皆得爲共和國之主人翁，即皆能取得國家參政權。方今共和初建，各種政治條理，尙未發生，將來國家立法，凡有利於己者，我同胞皆得贊同之；有不利於己者，同胞皆得反對之。非如前清之於蒙藏，部落視之；俄國之於人民，奴隸視之；日本之於高麗，牛馬視之。日本雖強，高麗人乃日卽于苦痛，無絲毫利益之可言。凡我蒙藏同胞，亦當知所以審擇矣。惟以蒙藏同胞目前未知此理，日受外人挑弄，乃發生種種背謬之行爲；吾輩丁此時艱，所當力爲勸導，俾了解共和之真理，與吾內地同胞一致進行，以共享共和之幸福，此爲貴會諸君之責任，亦卽鄙人所希望於諸君者也。

軍警界之責任

——民國元年九月一日在北京軍警界歡迎會演說——

軍警爲立國之基本，世界各國之強盛，皆由軍警之努力得來。我國去歲起義武昌，各省響應，亦皆由軍警同胞熱心向義，始得將專制政府推翻。今共和告成，外侮環伺、

所賴於我軍警界同胞，較革命時爲尤甚。蓋未革命之前，吾人所反對者爲專制，故不得不藉軍警界同胞之力，將帝制鋤而去之。今專制已革，中國一家，所特以保護我國民者，即軍警界同胞是也！我軍警界同胞，既能同心一致，破壞專制，必能同心一志，穩建共和。當此國勢瀕危，日人駐兵於南滿，俄人駐兵於蒙古，英人駐兵於西藏，法人駐兵於滇黔？日思瓜分，以印度波蘭待我，而我之所賴以爲對待者，則軍警界同胞是！是軍警界同胞之責任，較革命之責任爲尤重。我軍警界同胞，須知合力同心，以盡對外之義務，決不可干預政治，自生擾亂，以促中國之亡也。

我國共和程度，尙在幼稚時代，我軍警界同胞只宜扶持之，保護之，決不宜鞭笞之，摧殘之。專制時代之軍警，專爲保護皇室，殘害同胞；共和時代之軍警，則爲捍禦外侮，守衛同胞，共享利益。外國軍警，皆以對外爲主義，於本國之內政，立於旁觀之地，各盡天職，不相妨害，故其國之富強，蒸蒸日上。今我軍警界同胞，果能以國家爲前提，努力前途，對外盡捍禦之勞；對內盡維持之力；則我中華民國自此日進富強，可稱雄於東亞也。兄弟承諸君厚意，歡聚一堂，實於諸君有無窮之希望焉！

速修鐵路以立富強之基

——民國元年九月二日午後三時在鐵道協會歡迎會演說——

日前鄙人曾受北京鐵道協會之歡迎，當日並舉鄙人爲名譽總理；今日又受本會之歡迎，鄙人亦爲總理。在鄙人之意，主張兩團體合併，以厚積勢力；俟將來徐圖之可也。今日之鐵路問題，實爲中國生死存亡之問題；而今日修築鐵路之困難問題，又卽借債問題。故今日若欲修築鐵路，惟有歡迎外債，不能反對外債。若反對外債而欲修鐵路，則鐵路必無修成之望。鄙人深信外債之不足以禍國，且深信借債修路於中國有百利而無一害。觀於現在所有已修之鐵路，無不獲利；如京奉鐵路現尙未十分發達，而每年所獲之利，已屬不貲，京張鐵路爲其餘利所修；此可概見。又如東清南滿兩鐵路，爲日俄兩國所修，似與我國無利，然亦不然。當東清南滿兩路未成之前，滿洲之大豆，僅由營口一處出口，每年出口不過一百餘萬；自兩路修成之後，今則達一萬萬以上。皆因兩路交通之利，故東三省農民，受益匪淺。他國修成之路，我尙有益如此，若我自修之路，其受

益更當何如？故今日我國，如欲立足於世界，惟有速修鐵路，以立富強之基。不然，外人之勢力日益伸張，挾其鐵路政策，實足以亡人家國。鐵道協會之組織，即以鼓吹提倡爲宗旨，想諸君亦必以鄙言爲然。

報界應鼓吹借款修築鐵路

——民國元年九月二日下午在北京報界歡迎會演說——

今日蒙報界諸君歡迎，甚幸！此次中國革命，數日成功，皆報界諸君言論鼓吹之力。趁今日言論界握手一堂，鄙人有一種意見，欲與諸君詳晰言之；尙望諸君協力提倡，以底於成。鄙人之意見，現在政治之事，已有袁大總統及一般國務員担任，鄙人從此卽不廁身政界，專求在社會上作成一種事業。如蒙諸君贊成，俾鄙人所懷抱之計劃得以實行，則必于民國前途，大有利益。鄙人所計劃者非他，卽建築鐵道問題是也。鄙人此種計畫，在上海時旣已宣布，到京之後，亦與袁大總統商議。如得國民多數之同意，鄙人卽着手進行。鄙人擬於十年之內，修築全國鐵路二十萬里。惟現當民窮財竭之時，國家

及人民皆無力籌此巨款，祇有募集外債之一法。惟借債修路一事，在前清之時，已成弊政；國民鑒於前者之覆轍，多不敢積極主張。殊不知滿清借債修路，其弊病在條約之不善，並非因借外債。當滿清之時，反對借債修路者，以四川湖南湖北幾省為最烈。然鄙人亦曾與該數省之人士討論此問題，皆謂當日之反對外債，實因條約不善，動輒妨害國權，並非借外債即反對。若能使借債之條約不礙主權，借債亦復何傷？近日各省輿論，亦皆如此。況且我國現有鐵路，如京漢京奉津浦正太各線，何一非借債而成？惟京張鐵路，係中國自己出資所修；然其資本係京奉鐵路之餘利，其實仍係間接借債，並非中國自出資本。從前中國借債，往往將各種權利抵押外人。或以厘金為抵押，或以關稅為抵押，故人民多不贊成借外債。現在鄙人之計劃，雖預計借款六十萬萬，其實此項借款，並非全用現款；綜核計之，不過用五分之一現款，其餘仍由外國購辦材料。其此五分之一之現款，為數不過十餘萬萬，在外國資本家視之甚易。

又有謂現在我政府屢次與各國資本團磋商借款，其額數多則六萬萬，少則二萬萬；然至今仍未成立，將來能否續行開議，尚不可定。豈六十萬萬之借款，反可立集乎？不

知鐵路借款，與他種政治上之借款不同。我用外國之款，轉購外國之材料，所有各國公司工廠，皆有利益，各國必爭先投資，絕無觀望之可慮。又有謂地球之上，安有此多數之款，以借我用，此說尤誤。譬如饑荒之人，以爲天下皆無錢無米，其實米店之中，惟恐米不暢銷，錢舖之中，惟恐錢不流通。蓋在饑荒人之眼光，以爲自己無錢無米，則天下亦皆無錢無米，此大不然。國人處此財窮物盡之秋，以爲本國資本缺乏，即謂各國皆無資本，不知各國之資本家，亦如米店錢舖，惟恐我不借他之款。今我若以借款修路爲計劃，募集外債一層，決不甚難，無可過慮。英國現在提出鐵路之資本，已達三百萬萬之數，就此一端，已可概見。

又有謂二十萬里之鐵路，雖有資本，十年亦不易修成，此又非也。今以十年爲計劃，此中已有寬餘之歲月；以二年募齊外債，以二年測量線路，有五年之工夫可以全路告成。此亦非空言。坎拿大修築鐵路，全線計十萬里有奇，在中國招集華工十五萬，三年全路告成。我國自修鐵路，不用遠涉重洋以募集工人，難易已大不同，五年之內，必定可以竣工。又有謂鄙人之計畫，未免言大而誇，萬難辦到。不知以我國幅員之廣大，修

路二十萬里，此爲至小之計劃。美國全國現有之鐵路，已在八十萬里之數；然美國之幅員，不敵我國之大。以此計之，我國十年之內，修路二十萬里，確係極小之規模，並非大言誇衆，千萬不可誤會。又况以國防而言，以政治而言，以文化而言，鐵路皆有極大之關係。

現在以國防不固，致令俄在北滿及蒙古橫行，日本在南滿洲橫行，英國在西藏橫行。若我國兵力能保護邊圉，斷無此等事實。然我國果無兵乎？則何汲汲於籌借外債，遣散軍隊。既須遣散，其額必多；然用兵之時，則併一兵而無之。此故何哉？此卽交通不便之故。又如俄國議由恰克圖修至張家口一條鐵路，籌議已久，轉眼卽見事實。試問俄國向我政府提議之後，我政府將何以應付；將拒之乎？抑承認之乎？我若及早自修，俄政府卽無所藉口，而可以保全我之領土。且聞俄政府提出此議後，法國資本家皆欲附股，將來興築必易。我國若能趁此自修，法資本家亦必投資於我，此必然之勢。至慮將來資本家壓制勞働社會，此層尤不必過慮。鄙人之鐵路計劃，係預定四十年後，由國家贖回，仍爲國有；不過開辦之時，由民間與外國借款，政府每年仍可得利，鐵路公司并不

能專利壟斷，如美國之有鋼鐵大王及鐵路大王等名目。至以保全領土而論，此事尤不可緩。東三省非我之完全領土乎？現在何以入於日，入於俄？此無他，即因俄有東清鐵路，日有南滿鐵路故也。

總之，今日修築鐵路，實爲目前唯一之急務，民國之生死存亡，係於此舉。惟民國之主權在人民，人民以爲可則可，人民以爲否則否。此事如人民以爲然，鄙人可以担任十年之內，一律修成。諸君爲輿論代表，務望諸君一致鼓吹，使全國之人趨向一致，鄙人即可一志進行，總期達此目的而後已，此事總須諸君竭力協助，方可有成，此鄙人所祈禱於諸君者也。

五族協力以謀全世界全人類之利益

——民國元年九月三日在五族共和合進會西北協進會演說——

五族共和合進會，西北協進會歡迎鄙人，愧不克當！竊維民國成立，五族一家，地球上所未有，從古所罕見，洵爲盛事！大抵革命之舉，不外種族政治兩種，而其目的，

不外求自由平等博愛三者而已。徵之歷史，世界革命有因種族而起，有因政治而起。（中略）我國去年之革命，是種族革命亦是政治革命；何則？漢滿蒙回藏五大族中，滿族獨占優勝之地位，握無上之權力，以壓制其他四族，滿洲爲主人，而他四族皆奴隸，種族間之不公平，達於極點。種族不公平，自然政治亦不能平等，是以有革命。要之異族因政治不公平，其結果惟革命；同族間政治不公平，其結果亦惟革命。革命之功用，在使不公平歸於平等。（中略）

我國去年革命，影響及於全部，而僅以數月之短時期，大功已告成，成功之速，可云天幸。今者五族一家，立於平等地位，種族不公平之問題解決，政治不公平之問題亦同時解決，永無更起紛爭之事。所望者，以後五大民族，同心協力，共策國家之進行，使中國進於世界第一文明大國，則我五大民族共同負荷之大責任也！現在世界文明未達極點，人類智識，猶不免於幼稚，故以武裝求和平，強凌弱，大欺小之事，時有所聞。然使文明日進，智識日高，則必能推廣其博愛主義，使全世界爲一大國家，亦未可定。

原天國之所由成，成於團體；自有人類，卽有團體，隨事運之變遷，小團體漸併而

爲大團體。蒙昧之世，小國林立，以千萬計，今則世界強國大國僅六七耳。由此更進，安知此六七大國不更進而成一世界唯一大國，卽所謂大同之世是也。雖然，欲泯除國界而進於大同，其道非易，必須人人尙道德，明公理，庶可致之。今世界先覺之士，鼓吹大同主義者已不乏其人，我五大種族，皆愛和平，重人道，若能擴充其自由平等博愛之主義於世界人類，則大同盛軌，豈難致乎。

民國人口繁殖，占地球全人口四分之一，爲他國所莫及，版輿遼闊，除英俄二國外，無與比倫。然英屬地雖多，過於散漫，將來難免不分裂。俄則領地瘠寒，可生產之沃土不多。惟中國地帶溫和，物產較繁盛，占天然之優勝，加以人物聰秀，比白晰人種有過之無弗及，從前衰弱，實因壓抑於專制淫威所致。此時國體改定共和，人民生息於優良政治之下，其文化進步必甚速，不出廿年，必成一至強極盛之國無疑，是故以前之中國，爲悲觀失望之中國；以後之中國，爲樂觀有望之中國。但願五大民族相愛相親，如兄如弟，以同赴國家之事；主張和平，主張大同，使地球上人類最大之幸福，由中國人保障之；最光榮之偉績，由中國人建樹之，不止一族一國之利益，並維持全世界全人類

之利益焉。此則鄙人所欲與五大民族之同胞，共勉者也！

民生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

民國元年九月四日下午三時在共和黨本部歡迎會演說——

兄弟此次北來，今日蒙貴黨歡迎，至爲感謝！現在中華民國共和政體，與專制政體不同。專制政體之主權，爲君主一人所私有；共和政體，三權分立，各有範圍，三者之中，尤以立法機關爲要，立法機關乃人民之代表，欲求有完全國家，必先有完全議院。必先有完全政黨。民國初立所發生之政黨，一曰貴黨，一曰國民黨。二黨發生伊始，國民多未解政黨之作用，兄弟請與諸君解釋政黨爲何物。

世界上最完全政黨之國，一爲英國，一爲美國。英國有兩黨，一自由黨，一保守黨；自由黨主張自由貿易，保守黨主張保護關稅；此問題至今相持未決。美國兩黨：一爲共和黨，一爲民權黨。一千八百四十年，麥利堅氏征服西班牙及菲律賓羣島之後，羅斯福繼爲總統，以擴張海軍爲急務。羅屬於共和黨，故共和黨亦主張拓張國權，是謂之「帝

國主義」；民權黨則反是。彼以為美利堅本世界最富之國，閉關自守，足以自給，勿須破壞人道，侵略他國，是之謂「門羅主義」。兩黨各持一義，至今尚未有正當之解決。可知英美兩國政黨所爭持者，皆是極要問題。至於議院之議案，兩黨各以是非為依歸，不以黨見相傾軋。若黨中先有意見，提議一案，先聯屬黨員，私自運動，本黨提出之議案，雖知無益，亦必通過；他黨提出之議案，雖知有益，亦必反對；則此種政黨，純乎私見，必與國家無益。現民國初成，吾願兩黨諸君，以英美先進國為模範。倘以公理為依歸，將來必有發達之望。若不以公理為依歸；雖人多勢眾，終必失敗，此一定之公理也。

兄弟此次北來，擬從事社會事業，脫離政界關係。前國民黨舉兄弟為理事長，今晚開職員會，兄弟即擬辭職，此後即專心致志，辦理實業。兄弟前曾主張三民主義，民生主義亦即其一端；惟民生主義，至今尚未達到。然民生主義關係國民生計至鉅，欲使大多數人享大幸福，非達到民生主義不可。外間對於此問題，頗有疑慮，與前二十年反對革命相同，殊不知民生主義，並非均貧富之主義，乃以國家之力，發達天然實利，防資

本家之專制。德國俾士麥反對社會主義，提倡國家社會主義，十年以來，舉世風靡。日本前年殺社會黨多人，其政府又主張烟草專賣等事，仍是國家社會主義。可知此主義並非荒謬，世界通行。英美各國，皆受資本家專制之害，總統薪俸不過十萬，而資本家之一法律顧問，歲俸至三十萬，可知資本家之勢力矣。至於議員亦多爲資本家所收買。中國十年以後，必至有十萬人以上之大資本家，此時杜漸防微，惟有提倡國家社會主義。此兄弟提倡國家社會主義之微意也。兄弟欲辦鐵路，主張鐵路國有，是卽國家社會主義，爲民國富強之基。尙望貴黨諸君，贊成鄙意是幸。

附與各新聞記者談話

記者問：修築全國二十萬里鐵道，此等偉大事業，非偉人不能辦，先生之所主張，敬聞命矣，惟鄙衷不能無疑惑者有三：（一）先生主張批撥外人承辦，是否由政府批撥，或逕由公司批撥？（二）滿洲蒙古，在日俄勢力範圍之下，如批歸日俄承辦，適中日俄之計，中國前途，益形危險。如另覓他國，而不歸日俄承辦，日俄又必干涉，先生將用何法避去此種困難？（三）南北各幹線，如京漢津浦

，均已修竣，粵漢正在興工，先生現在計劃之路，是否與各幹線並行，有無衝突？請將路線規劃大略說明。

先生答：第一問，自以逕由全權組織之公司批撥爲善。蓋批撥之權既在公司，則外國資本家只能與我公司交涉，而不能與我政府交涉，此即兄弟欲脫離政治上國際上種種關係之作用。

第二問，滿蒙外交，不免棘手，但有一避其衝突之方法。現在兄弟所擬之路線，內地十五萬里，滿蒙不過五萬里，儘可先從內地各省之路築起，暫留滿蒙路線，以待最後之解決。若以兄弟眼光視之，日俄國內，均甚空虛，無大資本家，即欲承辦滿蒙路線，亦須自英法各資本家轉借巨款，始能興工建築。如兄弟計劃已成，則英法各資本家已投巨資於我國內地各路，必無餘資再借於日俄兩國，此可懸揣而得者也。將來日俄因此或不能要求承辦滿蒙路線，亦未可知。即今日俄用各種方法，籌得資本，堅請承辦，祇要合同上之條件訂立妥善，亦無不可以允許之處；何也？東清鐵道主權所以全屬俄人者，以沿路各站保護之

兵，均係俄兵，俄人自由行動，中國不能過問故耳。蓋當時訂約，允許俄人以置兵保路之權，則毋怪俄人之自由行動。今兄弟主張請外國資本家包辦中國鐵路，將來訂約，必不許外人有置兵保路之權，沿路之兵，均由我國設置。主權在我，操縱自如，即日俄承辦，亦無不可。

第三問，京漢粵漢，均係貫串南北幹線，兄弟所計劃者，則均係貫通東西幹線；既不與原路並行，亦不與原路衝突。兄弟日前已將路線繪畫送往交通部，其路先從西北築起，大略分爲三線：一，由廣州經廣西雲南，接緬甸鐵路；二，由廣州經湖南四川，達西藏；三，由揚子江口，經江蘇安徽河南陝西甘肅新疆，迄於伊犁。若使此等幹線全體告成，則全國交通便利，調兵運餉，攸往咸宜，日俄亦不敢出頭干涉矣。

又此次政府因兄弟籌劃鐵道，動需經費，月擬撥款三萬元，兄弟暫擬收用；將來公司成立，此項墊款，仍須歸還。大約此項借款，兄弟須往歐洲一行，能否成立，兩月之內，便可分曉。萬一此事難成，亦可由兄弟賠償。因前在南京以

府時，兄弟曾在華僑籌得洋銀六十萬，已爲政府用去，尙未歸還，將來卽在此項扣除，亦無不可。恐不知者誤會其事，故爲諸君言之。

以宗教上之道德補政治之所不及

——民國元年九月五日下午二時在北平教會歡迎會演說——

今日蒙各大教會牧師先生及衆教友男女先生開會歡迎，兄弟實不敢當！此次革命功成，兄弟亦滋愧悚！但兄弟數年前，提倡革命，奔走呼號，始終如一，而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會所得來。今日中華民國成立，非兄弟之力，乃教會之功，民國告成，自由平等，萬衆一體，信教自由，亦爲約法所保障。但宗教與政治，有連帶之關係。國家政治之進行，全賴宗教以補助其所不及。蓋宗教富於道德故也。兄弟希望大衆以宗教上之道德，補政治之所不及；則中華民國萬年鞏固，不第兄弟之幸，亦衆教友之福，四萬萬同胞受賜良多矣。

欲解決外交問題須取門戶開放主義

——民國元年九月初五日下午四時在迎賓館答禮會演說——

鄙人此次北來，蒙各界諸君盛意歡迎，實甚感謝；故今日特約諸君來此一談，鄙人此次到京，所見各界現象，十分滿意。鄙人在南方時，不料北方有此奮發有爲之氣象；及至來京之後，與各界諸君接洽，始見北方案度之進步，實出意外，且深信從此南北絕無界限。國內問題，今日即爲圓滿解決，所可慮者，蒙藏同胞，尙不盡知共和真理，頗有反對之趨勢；然此實由於從前兩情之不融洽，遇事隔閡。在前清之時，因與蒙藏邊境，與內地不通聞問，此等現象，已不能免，不過今日之事，比以前較甚，故一時不易解決。然此事雖爲國內之問題，其實則皆關於外交之問題，今日欲解決此問題，非先解決外交問題不可。

我中華民國自成立以來，及今已有九月之久，尙未得各國正式之承認，此事之原因有二：一，由於臨時政府字樣，爲各國所不信任。在各國之解釋臨時二字，以爲非穩固

永久的機關，乃一時假設的機關，將來有無變動，尙不可知；故對於承認一節，多出以遲迴顧慮之態度。當南京設立臨時政府之時，鄙人初由海外歸來，承南方同志委託，組織臨時政府；其時以革命尙未完成，若不亟行組織政府，於大局非常危險，故出此權宜之計。蓋爾時南北尙未統一，組織之政府，本爲一種臨時之機關，故皆主張定爲臨時政府。鄙人雖知此事不妥，亦不使勉強，卽當時主張此議之人，亦不料有今日外交上之問題也。今我國內問題，悉已大定，所困難者，惟此外交上之問題耳，臨時政府已成立九月，此刻臨時二字，已不適用；故鄙人主張及早取消臨時政府字樣，以免惹外人之疑慮，冀求早得各國之承認。卽如前巴拿馬革命政府成立一日，卽首得美國之承認。蓋美國深信巴拿馬之新政府，爲穩固永久之政府，並非一時假設之政府，故美國敢首先承認。今我民國因臨時政府四字，受害非淺。

其二，卽各國現在對我之態度，皆取一致進行，未有一國肯於先犯衆怒，故於承認一事，皆遲遲不決。此中原因，蓋以各國對於我國皆有種種權利關係之故；如一國有單獨之行動，卽啓別國之驚疑。必須各國同時承認，一國不能先自承認，此亦最大之一原

因也。故鄙人以爲目前重大問題，莫如外交。將欲解決此困難問題，非改變從前之閉關主義不可。

今人多以爲外交問題，無從解決，其實不然。我若改變閉關主義而爲開放主義，各國對於我國種種之希望，必不能再肆其無理之要求。暹羅在前清之時，人視之不如高麗安南，人口僅有五百萬，且爲專制政體，較之我國從前時代，殆有過之。然至今能保其獨立國之資格，其領土如故；主權如故，此無他，卽採用開放主義，國中之礦山鐵路，皆准外人經營，不加以種種限制，因開放其小者，而獲保全其大者耳。卽如俄國之製造廠，兵工廠，皆用英美人爲之，日本意大利，其關於製造事業，亦多由英人主持；此其明證。

今日爲鋼鐵世界，欲立國於地球之上，非講求製造不可。我國排斥外人，不肯由外人辦一工廠，而出重價以購他國之軍器，其不合算亦甚矣。惟今日欲辦一可用之兵工廠，其資本至少須一萬萬。現在我國絕無力可以籌此大款，故仍必以借款爲之；與其如此，何如與外人合辦？由外人入股五千萬，我國自出五千萬。如准外人入股，外人因有希

冀可圖，絕非如僱傭之關係可比，必樂於投資，於我有利，此無待言。且鄙人主張用外人辦理工商事業，乃訂立一定之期限，屆期由我收贖，並非利權永遠落於他人之手。從前我國以賣路賣國，爲世詬病，故國人於此事不敢主張。然鄙人敢保此事有利無害。東鄰之日本行之已獲大利，此人人所知者也。

從前我國之受害，即因凡事自己不能辦，又不准外人來辦；然一旦外人向我政府要求，或以其政府之名義向我政府要求，我又無力拒絕，終久仍歸外人之手。如滿洲之鐵路，全歸日俄之手，即其例也。路權一失，主權領土，隨與俱盡，此大可痛心者也。因保全小事而失大事，何若開放小事以保全大事之爲愈。故今日欲救外交上之困難，惟有歡迎外賓，一變向來閉關自守主義，而爲門戶開放主義。此鄙人對於現在外交問題之意見，尙望諸君切實研究之！

修築全國鐵路乃中華民國存亡之大問題

鄙人今日邀請諸君，仍係爲討論鐵路問題。因近見有一二報紙，對於鄙人主張修築全國鐵路事，尙有誤會，時發反對之論。此等反對論調，可分爲二派：一派係未明此事真理；一派係明知此事有益，而故意反對。因不明白而批評討論，鄙人極爲歡迎；若故意反對，立於極端反對地位，以推翻此事爲目的，則鄙人期以爲不可。要知此次鄙人主張修築全國鐵路，實關係中華民國存亡之大問題。若推翻此事，卽無異推翻民國立國之根本，故鄙人不得不再將此事爲諸君分析詳言之。

屬於第一派之報紙，謂鄙人主張民辦鐵路，而由政府委任，且大總統命令中有「全權」二字，在法理上事實上俱有不合。在法律上，對於國內之職官，無此委任；在政治上，則不免侵越各國務員行政官廳之權限。此說大謬，且最爲無聊。蓋國家委任命令，有職務之委任，有事務之委任。職務委任者，卽委任各職官之謂；事務委任者，卽以一事一物，特別委任之謂。今鄙人所受委任，乃事務委任也。國民既承認國家應修築鐵路，卽不能反對大總統發此命令，更不能反對鄙人接受此命令。

且鄙人包辦此事，不過一工頭資格，並非職官；今試設小譬以喻諸君。例如此迎賓

館，乃美國工頭堅利遜所包工修造；然堅利遜在我國土地上，本無建造房屋之權，所以得建造此迎賓館者，以有前清政府之委任耳。鄙人今日受此全權委任，計畫鐵路，以迎賓館之堅利遜例之，直可謂中國之鐵路工頭，不得謂之官職。鐵道與迎賓館事業之大小雖不同，而法理上事實上初無差異；則於行政官廳有何妨礙乎？若謂政府委任一包工之人，仍須得議院同意；然則前清委任堅利遜，亦曾交資政院通過耶？以此爲反對理由，抑何可笑！卽以一報館論，欲建房屋，卽可由經理覓一包工之人，而以全權委之，不能謂建屋覓工，仍須得股東同意也。

至於必用「全權」二字，亦有理由。鄙人計畫，擬修築二十萬里鐵路，需款六十萬萬元。以中國現在財力，必不能舉此，勢必要利用外資，此人人所知也。然欲招外債而無政府特別之委任，則我全國四萬萬人，皆可以鐵路名義招集外債矣，其誰信之者？故此項委任，又稍與尋常委任工頭包辦工程不同。因既委任包工，必先有資本放出，包工者始能着手。但今委任鄙人辦理鐵路，並無一文交來，其資本仍須由鄙人設法籌借。既欲鄙人担任籌借資本，則必須交給鄙人以一種特別證據，鄙人始能持此與外人交涉；外

人見我有政府全權委任，始不疑我，而資本始能募集也。

且鄙人現所受任之全權，亦有範圍，須按照參議院將來議決之借債辦法，並非一名全權，即可不守國家法律。蓋現在我政府實無款修築鐵路，不得已而借外債。然若以政府之名義借債，動輒牽起國際交涉。如開平煤礦之事，前清以政府資格，派人至英國與英商起訴，其喪失國家體面，莫此為甚！今鄙人既受全權委任，即可以私人資格，組織公司，而以公司營業性質，與外國資本家直接交涉借債。此則脫離政治上國際上種種之關係，一切交涉，皆以私人資格，與外國資本家磋商；惟對我政府負責任，對外國資本家負責任；不對外國政府負責任，我政府亦不對外國政府負責任。此種辦法，自信最為穩當，即有輻葛，亦不致惹起國際交涉，諸君其知之乎？

又或有不明批給外人包修鐵路之真相，以為國家吃虧太甚，或至喪失主權；此亦屬過慮。鄙人擬於十年內修築全國二十萬里鐵路，若得國民全體贊成，深信不待十年，可以完全告竣；若國民處處反對，不但十年，即五十年，亦不能修成。鄙人曾與外人商量組織公司，批修鐵路事，外人亦多贊成，將來可望有成。鄙人批修之計畫，原定修成二

十萬里鐵路，俟四十年後，由國家收回。或謂四十年後，國家若無此六十萬萬之巨款，不能收贖，則將奈何？殊不知此路收回，並不要錢；四十年後，國家不用一文，即得二十萬里鐵路。四十年內，不論賺錢賠錢，概與國家無干；四十年後，國家不出一文，即得價值六十萬萬之鐵路。以四十年平均計之，國家每年已得一萬五千萬；不但不用錢贖，且已獲利。

若謂鐵路事業，獲利甚大，即如京張鐵路，五年即可歸本。若全國鐵路，皆批給外人辦理，則四十年內應得之利，皆為外人所賺，不吃虧太大乎？此又不然者。我等若不先行存此貪心，儘可由他賺去。因倘使此路不能修成，即千萬年我亦無利可賺。今讓他先賺四十年，以後完全歸我所有，合計尚是便宜。况鄙人另有一條件，各路初修之時，或即與外人先訂合同，俟二十年後，可由我備價收贖。故凡可以獲大利者，我即可以贖回，不獲利者，即由他們辦去；在我亦不吃虧。即如將來，由上海修至伊犁八千里一條鐵路，必能獲利，俟二十年後，我即可按照該路股票之市價收回。如原價一萬萬，我即出到二萬萬，亦不吃虧。

總之批修辦法，較之借債修路，利益甚大。如滬甯鐵路，乃借債所修，然第一年賠二百八十萬，第二年仍賠二百五十萬。凡賠錢在我，賺錢在人，即收回之時，仍須照出原價五千萬，其吃虧爲如何！

至於喪失主權，更可無慮。現今政府提交參議院三項條件：（一）借款修路；如京漢京奉滬甯等路辦法，與外人訂立借款合同。（二）招股修路；按照華洋合辦公司辦理，其主權仍屬中國。（三）批給外人承辦；凡有資本者，皆准包修一路，四十年後，收歸國有。關於（一）（二）兩項，自辦有危險之担負。但若實在不獲利之鐵路——如西藏鐵路——在我不爲不緊要；然若批給外人，外人亦必不肯包辦。故此項鐵路，惟有借債自修，或招股合辦。惟批辦一項，今人多不明此中道理，以爲路權一亡，主權隨之；此殆不知外國之成例。外國修路，以批辦爲最妥。批辦之合同，不牽及主權，與我何害？現在法國，其資本總較我國充足萬倍；然法國之鐵路，尙多批給英人承辦；意大利亦然。至若西班牙秘魯等國，皆將全國鐵路，一律批給外人包辦，亦未聞喪失主權。蓋此事純以私人資格辦理交涉，與國際上初無絲毫關係也。

此就資本與利益言之也，又以人材論，亦不能不批給外人包辦。中國此時所最可慮者，厥爲人材缺乏。合計全國現有之鐵路人材，其實在可用者，不過百餘人，而經理之材，尤爲難得，卽外國亦不多有。如美國之鐵路公司，僱一主任總經理人，其歲俸往往在百萬元以上，高出於大總統十倍。在中國今日欲求此人材，願可得乎？若無此人，則又必至有折閱之患。借債修路，我雖折閱，仍必歲還利息，其虧損不更多乎？故不若批給外人承辦，既無還利折閱之患，又得借用其人材。訂立合同，約定四十年後，不論贏虧，仍歸中國所有；則我不費一文，不負危險，其利益蓋至大也。

以上所述，係不明此事真理，而加以反對者。至於明知此事有益，而故意反對之報紙，其持論更爲可笑。鄙人今日限於時間，不能詳辯，請撮其最有力之三要點而批駁之。

第一，該報謂比來臨時政府大小借款，均未成立，鄙人在上海擬辦銀行，借款不過一千萬，尙須將官產抵押，今欲借款修路，恐目的難達。不知此事之原因，乃因六國銀行團要挾太甚，條件太苛，故借款久不成立。鄙人是時在上海與外國各資本家商議，擬

圖抵制，皆謂此事非辦一中西合股之銀行不可，由華洋各出資本一千萬。如此銀行組成，即可將此項債票寄往各國發賣，担任六萬萬之借款。因該行有華股在內，鄙人當時即電商政府，問是否可以籌畫一千萬現款以辦理此事。當時政府不名一錢，安能籌此鉅款！後又與外國資本家商議，由我國先出二百五十萬。因上海有一項官產，可以抵充此數，故有此議。此純為抵制六國銀團，使見我有此抵制，或能改善其條件，以促成大借款也。現大借款已有轉圜之望，鄙人亦未再議此事。鄙人以爲今日之借款問題，亦猶之二十年前之革命。當鄙人主張革命之時，國人皆謂爲無理取鬧，萬無成功之望；然今日已達到目的，此事總比革命較易，將來自有美滿結果之一日也。

第二，該報因鄙人主張民辦國有，乃以美人億黎博士所著之經濟學爲根據，以相詭難。不知億氏乃主張資本家壟斷，而鄙人則主張民生主義者；以億氏與鄙人相提並論，未免冤人太甚！且億氏著書，乃在二十年前，彼謂美國之鐵路已太多，應從此停止修築，但何以當億氏時，美國尙只有四十萬英里鐵路，而今乃反增至八十萬英里乎？是該博士之言，久已不適用矣。考求外國之政治者，不可徒讀外國之古書，尤不可徒震於外國

博士之名，遂謂其說無以難之也。

第三，該報更有一種最離奇之議論，謂中國版圖東西三千里，南北二千里，何能築二十萬里之鐵路等語。不知法國之領土，長僅三百英里，寬僅二百英里，而鐵路之長，乃至七十萬里，此又何說？蓋土地縱橫之里數，純以直線計算之，而鐵路之在國內，則回環屈曲，各隨其勢，其道里豈能與國境方里相合！

由此觀之，該報反對之說，毫無價值，諸君當可瞭然矣。且鄙人所主張鐵路民辦國有，確有最好之辦法與先例。日本之東京鐵路，即是民辦，二十年後，乃由國家收回。若由國家自辦鐵路，試問究竟能賺錢否？此無論中國之京漢滬杭，已有成例，即如法如英如美，亦莫不皆然。蓋凡百事業，公辦不如私辦之省時省費。私人之經營，往往並日兼程，晷之不足，繼之以夜，官之經營，則往往刻時計日，六時辦事，至七時則以爲勞，一日可完，分作兩日，而猶不足。吾敢斷定，借款六十萬，必先消耗三十萬。故往往一種事業，有官辦之十年不成，私辦之五年可就者。若批給外人承辦，彼必不肯遷延時日，任意消耗，此可斷言者。故鄙人主張借款修路，更主張批給外人包辦。惟私人經營

之事業，每易流於壟斷之弊，是以鄙人又主張民生主義，四十年後，收歸國有。

附與各報記者談話

何君問：先生謂借款與包工二者，將來究竟如何辦法？請先生說明。

先生答：鄙人主張最好是批給外人包辦；借款由外國銀行經手，使與政府不相涉。其次即組織中西合股公司，准外人入股；然此層辦法，終不如批給外人包辦爲妥善。批辦辦法，在外國甚普通，惟中國人則不知此中利益。鄙意以爲三項皆須利用外人。因（一）我無資本，利用外資；（二）我無人材，利用外國人材；（三）我無良好方法，利用外人方法。且鐵路專門人材，全球未必能有百人，在美國一鐵路公司顧問，月薪十幾萬，較總統多至數倍，其公司總理諸人更無論矣。故我國必包工修路，始能享受外國專門人材之利益。

黃君問：（一）將來與外人訂立批辦合同，將用我國政府名義？抑用政府委任孫先生之全權名義？（二）我國從前已修未修之鐵路，多半已與外國人訂有條約，動輒關係外交問題。如上年我國擬自修張恰鐵路，俄國即不承認，且聲明中

國如修此路，必用俄國資本。又如我國擬修錦瓊鐵路，日俄又出而干涉。此種問題，皆甚困難。將來我若修辦全國鐵路，勢不能不修邊省鐵路；若修邊省鐵路，即不能不引起外交問題。此事當如何解決？（三）現在內地鐵路已有川漢粵漢京漢京奉津浦各路，將來再修廿萬里鐵路，其路線當如何計劃？請略爲宣佈。

先生答：將來批定包修合同，自應由公司出名與外國資本家交涉，不用政府名義，以免引起國際交涉。至於邊地鐵路，恐引起外交問題，可以先從內地修起。若取開放主義，即准日俄投資，亦未嘗不可；不過關係主權之事，不能喪失，即如保路兵應由我國自辦是也。但求主權不致喪失，無論何國包修，皆未嘗不可。又余于全國路線計劃，曾擬有一圖，現在交通部未取回；大致係分數條幹線：

（一）從廣州到成都；（一）從廣州到雲南大理；（一）從蘭州到重慶；（一）從長江到伊犁；（一）從大沽到廣東香港；（一）從天津到滿洲各處。其大概如此。

政黨之目的在鞏固國家安寧社會

——民國元年九月十五日在北京國民黨歡迎會演說——

民國初建，應辦之事甚多，如欲積極進行，不能不賴政黨。政黨者，所以代表人民心理，所以鞏固國家；能使國家鞏固，社會安甯，始能達政黨之用意。國民之希望於政黨者甚大，故為政黨者，於一般國民有許多義務，均應擔當，而盡心為之。余此次來京，所極欲辦者為鐵路。今幸得參議院諸公及大總統之贊成，又已奉大總統命令，自當積極進行。但鄙人能力有限，担任此事，已虞竭蹶；而國民黨成立後，又承諸君不棄，推鄙人為理事長，鄙人且感且懼！因一經任為理事長，則對於黨中有多少義務，不能不盡。但路事甚為緊要，若雙方並進，誠恐照料不周，推辭至再，經黨中在職諸君，再三強勸，鄙人即不敢辭。但黨中事務紛繁，非一人力量所能辦，尙望黨中諸君，合力担任，今黃陳二先生初到，諸君皆十分歡迎，鄙人不能多費時間，只將對於黨中之意見一談而已。

建設時代要比破壞時代加倍犧牲

——民國元年九月十九日上午十時在太原各界歡迎會演說——

今天兄弟初次到晉，蒙諸君歡迎，實深感激！去歲武昌起義，不半載竟告成功，此實山西之力，閻君百川之功；不惟山西人當感戴閻君，即十八行省亦當致謝；何也？廣東爲革命之原初省分，然屢次失敗，滿清政府防衛甚嚴，不能稍有施展，其他可想而知。使非山西起義，斷絕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然古今來破壞甚易，而建設甚難；今日五族共和，天下一家，建設方法，非各省聯絡一氣，同舟共濟，萬不足以建穩固之基礎。况共和雖已成立，而列強尙未承認，危險之狀，紛至沓來，是全在我四萬萬同胞，奮勇直前，不避險阻，不爭意見，不尙權利，不分畛域，方可以達到真正共和之目的。

溯自前清入關以來，其第一政策，即以破壞團體爲目的；故令各省自爲風氣，不相統一，久之遂成爲一種習慣。厥後留學日多，省界之見，漸漸融化。而又日受外人之激

刺，始知團沙之勢，不足以恃；於是聯絡一氣，共策進行，始能有今日之良好結果。兄弟甚望我同志堅持此志，不少變更。蓋中國現在時世，尚在危險時代，如各自爲謀，不以國家爲前提，無論外人虎視眈眈，瓜分之禍，危在眉睫，即使人不我謀，而離心離德，亦難有成。是中國欲建鞏固之國家，非大衆一心，羣策羣力，不足以杜外人之覬覦。然此種境遇，非從心理入手不可。必人人將舊有思想全行消除，換入一副嶄新思想，方能成功。卽如政治革命，種族革命，皆係共和未成以前之名詞，今民國成立，目的已達，須將此種舊思想掃除淨盡，纔可以謀建設。

蓋今日是共和時代，與專制不同，從前皆依政府，今日所賴者國民，故今日責任不在政府，而在國民。必要我四萬萬同胞，一齊努力，方可以造成共和自由幸福。且今日幸福，雖人人皆知，而幸福真諦，究竟尙未達到，此時不過有幸福之希望而已。但既有此希望，卽須以此爲目的，務必達到，而後可享真正幸福。所以當建設時代，還要犧牲個人，爲大家謀幸福。譬如破壞時代，要犧牲性命，今日建設，也要犧牲，且要比從前犧牲加倍。如不能犧牲性命，不能犧牲權利，則真正之自由幸福，卽萬萬不能達到。

所以兄弟今日甚望大家努力前進，勿謂破壞時代須犧牲性命權利，建設時代即可不必，此是兄弟今日之希望，我同胞其加勉之！

吾人必犧牲目前小利以求將來之幸福

——民國元年九月十九日在大原商學界歡宴會演說——

前在日本之時，嘗與現任都督閻君謀畫，令閻君於南部各省起義時，以晉省遙應。此所以去年晉省聞風響應，一面鼓勵各省進行，一面牽掣滿兵南下，而使革命之勢力，迅疾造成也。然革命雖成，而吾儕不能暇豫，以天下事往往破壞易而建設難也。今日最要之事，乃各省當統一是也。晉省於民軍起義之際，既立此好榜樣，則今後於中國重行建立之事業，亦當爲各省模範，庶民國數月來外患迭生險象，消滅於無形。各省尤當消滅意見，聯合爲一。惟各省意見之深，大約係有奸人從中播弄，阻各省之聯合，以圖遂其陰謀。留學海外之學生，對於中國早具一種思想，以爲各民族如能聯合爲一，則可稱雄地球，故歸國後咸宣揚此說之真理。各省人士，當實行此義，勿爲奸人離間。又凡在

舊政府所蘊之心理，處今時代，悉當屏除。革命非即能使中國富強也，不過借此過渡，以達彼岸；吾人必犧牲目前私利，而求將來之幸福。

鐵道事業發達則國家之活動自由

——民國元年九月二十七日 下午四時在濟南五十二團體歡迎會演說——

今日破壞告終，建設伊始，各政黨，各團體，務宜聯絡一氣，以國家爲前提；實言之，即各自犧牲其本黨，以爲國家也。若各自爲謀，則甚非國家之福。譬如大屋之建設，雖土木瓦石，性質不同，而其爲建設大屋之必需品則同；萬不可自相矛盾，致誤建設工程。蓋人必有所犧牲，而後能求絕大之幸福，願山東各界，皆勉思鄙言。

所謂建設者，有精神之建設，有物質之建設，兄弟所主張之鐵路政策，乃物質上之建設也。關乎統一政治，及礦產商工各業，亦屬重要。但廿萬里之鐵路，須款六十萬萬，以中國獨力爲之，非百年不可。列強進步之速，一日千里，豈能待我百年；兄弟欲以十年之時期告竣，已屬緩無可緩。而此時期中之鐵道事業，則有三事須與諸君商者：

(一)借資興辦；(二)華洋合股；(三)定以限期，批與外人承築，期滿無價收回。三者之中，以批辦爲最相宜。因此時中國資本，人才，方法三事皆缺，若批辦則可收三事之利。方今世界交通，一國有大計畫，合數國之力以經營之，則事之成功甚易；若以一國獨當之，則成功極難。中國人向富於排外性質，與今之世界甚不相宜。但數千年之專制政體，既可推倒，則昔日之政策，之心理，之習慣，亦何嘗不可推翻？以前事事不能進步，均由排外自大之故。今欲急求發達，則不得不持開放主義，利用外資，利用外人。此皆急求發達我國之故，有不得不然者。

今日之中國，麻木不仁之中國也，其病源則由交通不便。如由山東至新疆路程，須行五六個月，較西人環游地球，尤爲遲滯。此等弊病，於政治軍事礦產商工事業，均多窒礙，卽於國家之活動，不便甚矣。人不活動，則爲廢人，國不活動，則爲廢國。比利時之土地，不足當我國一省，而其在國際上之地位，較我國高尚一等，以其鐵道事業發達，而國家之活動自由也。我國地大物博，若能於最速之時間內，造成二十萬里之鐵路，何患不爲地球第一等國？此事倘在專制時代，以皇帝一人之名義，與外人訂一借債條

約，即可舉辦。然今日我國爲共和國，應以人民爲主體，凡事須求人民之同意；此兄弟對於鐵道政策之三事，均須要求我全國父老兄弟之贊成者也。

國民黨當以全力贊助政府

——民國元年十月五日在上海國民黨歡迎會演說——

今日承同志諸君歡迎盛意，並得此機會與諸君相見，甚幸！兄弟現方從北京歸來，甚願將在京之事，一述於諸君。初，兄弟在上海時，外間頗謂南北意見不同，兄弟不以爲然；及至京，探訪北方同志，益覺南北意見，並無不同之處。當南北統一之頃，余即推薦袁大總統，因平日甚慕其爲人。在前清官場中，項城有真實能力，勇於幹事，迥異常庸。彼在北洋練兵，卓著成效，故此人而入民國，亦必爲重要人物。當南北戰爭，袁項城擁護君主立憲，與吾人意見不合，故不能合力作事；後袁贊成共和，南北統一，袁與吾人意見已同。惟南方人士，尙有疑其非出於真意，目民國爲假共和者，余則決其出於真誠之意。蓋凡經宣布政見之後，即無返悔之餘地。大丈夫作事，能相信即從之而行

；故余推薦袁項城於國民，得參議院同意，舉爲臨時總統，遂有統一之好結果，而民國入於安甯之域，得享莫大之幸福。然嗣後南北意見，往往又因誤會而起，今且有倡南北分治之說者，余絕不贊同。故思竭力調和南北，以爲國家永久之聯合，南方人士愛國之熱忱，余所素知，而北方人士意思之真象，則尙未能盡瞭。自余抵京，覺北方人士之意思，與南方無異，其想望共和之熱度，亦與南方等；祇意見表示之方法，容有不同耳。

余在京與袁總統時相晤談，討論國家大政策，頗入精微。故余信袁之爲人，甚有肩膀，其頭腦亦甚清楚，見天下事均能明澈，而思想亦很新；不過作事手腕，稍涉於舊。但辦事本不能盡採新法。革命起於南方，而北方影響尙細，故一切舊思想，未能掃除淨盡。是以北方如一本舊歷，南方如一本新歷，必新舊並用，全新全舊，皆不合宜。故欲治民國，非具新思想舊經練舊手段者不可，而袁總統適足當之。故余之推薦項城，並不謬誤。不知者或疑袁總統有帝制自爲之意，此種思想，且非一省有然。故袁總統今日實處於嫌疑之地位，作事頗難，其行政多采半新舊之方針。新派以其用舊手段，反對者甚衆；於其欲辦之事，多方牽制，誠不易於措施也。

余現注全力於鐵路政策，以謀發達民生。黃克強抵京後，主張政黨內閣，調和各派意見，袁總統均甚贊成。余出京時，邀國務員加入國民黨之議始起，今聞報，國務員現已加入本黨。是今日內閣，已爲國民黨內閣，民黨與政府之調和，可謂躋於成功。嗣後國民黨同志，當以全力贊助政府及袁總統。袁總統既贊成吾黨黨綱及主義，則吾黨愈當出全力贊助之也。建設前途，於此望之矣。今日合六黨成一國民黨，其功與南北統一同；故宜以謀國家之公利爲前提，不可以一黨之私見相爭；應一心一德，以圖進行。選舉方法，應以大團體爲前提，不可專顧小團體，並宜以北京爲模範。上海此次選舉，人甚望諸君以完全研究之手續行之。因欲選舉得一好結果，必先定好選舉方法，然後可以成功。今日似不必汲汲也。

凡事須論公理不必畏懼

——民國元年雙十節在寰球中國學生會紀念會演說——

去年今日，爲武昌舉義之日，即中華民國開始之第一日。其時余在美國，同志居正

君有電達香港黃克強先生，託余籌款助餉。余閱電文，知革命軍已得武昌，不勝欣喜。從前在廣州汀洲河口等處革命事業，屢次失敗，皆因同志過少，未達目的。自廣州失敗後，乃運動武昌軍界，一舉而成此大事。所以然者，國民有堅忍心，武昌軍界有冒險心，無畏難心之故也。但民國雖成立，而今尚在危險時代，內亂未靖，外患頻聞；譬之建造大廈，基礎已定，尙待建築。願吾同胞，自今以後，亦須有冒險堅忍心，協力贊助政府，以造成地球上頭等大國，是鄙人深望于諸君者也。

吾國向來閉塞門戶，不與外人往來；暨後中外通商，愚民又行排外主義；繼見彼海陸軍之優，器械之精！又轉而生畏懼心。夫排外畏懼，兩者皆非。要知凡事須論公理，放胆而自行其是，不必更有一毫畏懼心。前年英脫開釁，英有精兵四十萬，甲於環球；而脫之全國人數，亦不過四十萬，且軍士皆以農夫充之。就強弱言，英國何難一舉而滅脫，所以不能即勝者，因脫人有合力堅忍無畏之心，而能持公理以敵強權也。嗣後各大國漸知強權不敵公理，遂不敢欺侮小國；故地球上各小邦，尙能久立而不亡。

中國數千年來本一強大之國，惟守舊不變，故不及歐美各國之盛強。滿人入關後，

愈形衰弱，漸漸召列強之侮。近數年間，留學外洋者日多，初見彼國種種景物，頓生樂觀之念，繼見彼國種種較吾國爲強，乃生悲觀之念，甚至悔心廢學，以求一死者有之。處現今競爭時代，不當有悲觀之念，務須堅忍冒險，發憤求進；士農工商。見吾儕能忍苦如此，亦必憤志圖強。如是，則中國前途，大有冀望。故畏懼兩字，自今日起，須消滅無有。從茲專心一致，合力以助新造之民國。今年今日，爲去年今日舉行紀念，願明年今日，全球各國爲吾中國舉行紀念！

政見之表示

——民國元年十月十二日在報界公會歡迎會演說——

(一) 悲觀之心理爲民國最危險之事

革命成功，全仗報界鼓吹之力。今民國成立，尤賴報界有言責諸君。示政府以建設之方針；促國民一致之進行，而建設始可收美滿之效果。故當革命時代，報界之鼓吹不可少，當建設時代，報界之鼓吹更不可少；是以今日有言責諸君所荷之責任甚重。惟以

僕觀察社會之心理，多不免抱一種悲觀，而報界尤甚。此悲觀之由來，則因恐怖而起。以爲中國今日外患之日逼，財政之艱困，各省秩序之不恢復，在在陷民國於極危險地位，覺大禍之將至，瓜分之不免；悲觀心理，遂釀成全國悲慘氣象。簡單言之，卽病在一「怕」字。余以爲在人人心理中，這一「怕」字，當先除去，然後才可有爲。蓋事事存一「怕」字觀念，則無事能行，而建設之業，必永無進步。故吾以爲外患之日逼，財政之艱困，皆不足危險，惟此人心中之悲觀，最爲危險。若人心中之悲觀不去，則卽無外患等等之危險，而民國亦必不免於滅亡。然欲全國人人心中無極端悲觀之心理，首望我報界諸君先祛此足以致亡之悲觀，然後始足及於全國之人心。今余有一不足存悲觀心理之論據，卽以革命發難，民國成立一事，卽足爲最強之佐證。

革命起義之時，人人心中有勇猛進取之精神，而無一絲怕念存於其間，故成功得若是之迅速也。當革命未起之時，人人心中俱抱一極大之悲觀，以爲一革命則外人必起而干涉，乘機瓜分，故雖明知滿洲政府之腐敗，不革命必不足鞏固國基，而謀自存，然以怕故而不敢爲也。幸有少數不怕者倡始，而多數怕者始恍然知不足懼，大功遂得於數日

之間告成，而民國亦安然成立。設當時無一人能打破其心中怕之一念，則國人今日仍受制於滿清專制政府之下，亦未可知。故可知怕字最不足成事，欲謀進行，非去怕不可。蓋最危險時期，無過於革命起義，南京政府未成立之時，今民國已完全成立，危險之量已較曩者銳減。吾人當革命時，有一副勇猛進取之精神，不畏不懼之氣概，何至於革命底成，民國草創之後，反致銷滅此種精神氣概之理，故可必其不然。余深盼報界諸君，將悲觀之心理掃除，生出一極大之希望，造成一進取之樂觀，喚起國民猛勇真誠之志氣；則於國民建設前途，實有莫大之利，而使全國俱煥發一種新氣象，厥惟報界諸君是賴！

(二)建設大業以交通爲最要

夫人人心中既無無謂之恐慌，則建設各事，自可依次進行；但建設之大計，當遠測於十百年後，始能立國基於永久。建設最要之一件，則爲交通；以今日之國勢，交通最要者，則爲鐵路。無交通則國家無靈活運動之機械，其他建設之事，千端萬緒，皆不克舉。故國之有交通，如人之有手足四肢；人有手足，始可以行動，始可以作事，國家有

交通，始可收政治運用敏捷之效。否則國家雖有廣大之土地，豐富之物產，高尚思想之人民，而無交通以貫輸之，聯絡之，則亦有等於無。譬之人而無手足，是不能行動，不能發揮，卽有聰明才力，亦歸無用，是以人而無手足，是爲廢人；國而無交通，是爲廢國。余現以全力籌劃鐵道，卽爲國家謀自存之策。然一言借款築路，則反對羣起，蓋非自今日始矣。

人之反對借款築路者，未必全有理由，而占反對地位者，四萬萬人中幾有三萬萬五千萬人；其最大原因，則以未能明瞭其中利害關係之故。大率以修築鐵路，或有礙於風水，或不利於小工；然其所憑據不堅，苟與之詳言鐵路種種之利益，卽可恍然醒悟，而三萬萬五千萬人之反對者，不難盡爲贊成。惟明白事理，明知鐵路於國有益之人，而亦反對，且其反對似有理由。於此欲使之曉然於利害之實際，頗不易能。然須知國家以交通便利而強者，隨在可證。世界最小之國家，其幅圓祇及中國一府之大，而強盛愈於吾國者，蓋以彼有交通機關，而吾無交通機關。故吾人今日非不知鐵路之有益也，知其益而不敢行者，則因中於恐惶之心理。彼以爲中國今日果與築鐵路，必借外國資本，而外

國必乘機以侵略中國，瓜分中國；此實大謬。余謂民國苟不興築鐵路，便利交通，則雖有五百萬之強兵，數百萬噸之戰艦，亦不能立國於此三四十一年之內。蓋有鐵路，則尙足以圖存；其關於國之危亡者，則純繫於兵力強弱問題，初不能與興築鐵路並爲一談，而謂鐵路之不宜築也。外人果欲瓜分中國，則雖不築鐵路亦可爲；外人果欲保全中國，則雖築鐵路亦何害，且使中國於今後不興築鐵路，而第擴張武備，則民智不啓，實業不興，政治不能收敏活之效用，國家精神不備，亦決其難以長久而不敵；一有不幸，亦終歸於覆亡之運耳。如中國昔日，亦曾有海軍，強有力之大戰鬥艦，且多於日本，而甲午日本海一役，乃致敗挫，自此而後，益復不振。則可知國家祇有強兵巨艦，亦不足恃。

余主張築二十萬里鐵路，乃爲國民立國永久之計畫。而修築鐵路，又以利用外資爲宜。蓋瓜分之說，列國倡之有年，而未遽實行者，則以在中國利益，不忍破棄於一旦之故。今使彼輸入中國有六萬萬之大資本，用於興築鐵路之上，彼欲保此資本之安全，則有投鼠忌器之思，而不甘破壞和平，是乃斷然之事。反之，若用本國資本築路，則一年籌一千萬，亦須六十年，始達六萬萬之數，而已精疲力盡，一切流通資本，悉歸之鐵路

建築之上，金融機關必然停止，則鐵路告成之日，即爲國家滅亡之時。且不待是，各國羨吾有巨大之母財以築鐵路，必起而爲攘奪之謀，分割之禍，必於此起，是即所謂慢藏誨盜也。蓋吾國若有武力，即外資所築鐵路遇緊急時，亦可據爲己有；若無兵力，本國資本所築之路，遇緊急時，外人仍得佔據。此關於武力問題，不問其屬於本國資本及外國資本也。明乎此，恐惶之念，亦可以釋然矣。

(三) 開放門戶政策利於保障主權

利用外資，可以得外資之益，故余主張開放門戶，吸收外國資本，以修築鐵路，開發礦山。吾國今日，若以外資築鐵路，反對者尙少，若以外資開礦山，則舉國無一不持反對之議者，以爲利權爲外人所奪。若細思之，尙不盡然。譬如外人以一千萬資本開掘一礦，則必以五百萬購買機器及其他器具，其餘五百萬，必盡分配於工人，則是採礦之成敗未可知，而已散其資本之半於中國之工人使其開掘虧本，彼必棄其機器而去；蓋運費甚巨，彼不願爲，或只出於競賣，吾人於斯時，或可以數十萬而得其值五百萬之機器。如是，則吾人承其後，成本既輕，收效自較易。就令外人開礦，竟至獲利，然經種種

消費，已復不資，資本家所淨得之贏餘，爲數未必過鉅。若每礦以一千萬資本爲標準，則十礦即有一萬萬，而中國工人得占其五千萬之巨額。社會上有此五十萬之流動資本，金融機關必形活潑，直接有利於民，間接有利於國，此蓋較之借款爲善者也。故今人猶持昔日之閉關主義，實於時勢不合。

現在各國通商，吾人正宜順此潮流，行開放門戶政策，以振興工商業，如日本即採門戶開放主義者。或以爲吾國貧弱不能與日本同日語，則請以弱小於吾國者爲例。暹羅介於英法兩大之間，而能保其獨立國之資格，即以行開放門戶政策故。外人以得商業之經營，亦不過事侵略，此可見開放門戶，足以保障主權。前清以閉關爲事，而上海租界及青島，我無主權，是皆外人強我開放，故有此結果。若濟南商場，由我自行開放，即有完全主權，此亦自行開放門戶無損主權之一證。亞洲有二完全獨立國，強於中國者有日本，弱於中國者有暹羅，而中國則爲半獨立國，尙不得與完全獨立國之列。蓋以中國現在尙未收回領事裁判權也。中國欲收回領事裁判權，若以實行開放門戶爲交換條件，則庶幾得進於完全獨立國耳。

(四)借款築路與批給外人築路利害之比較

今欲築路，必用外資；用外資非全無害也，兩害相權，當取其輕，故吾人欲用外資，當擇一利多害少之方法實行。以愚見則批給外人包辦，較之抵押借款爲有利。然自余主張批給外人，國內報紙競起反對，以爲此事喪權失利，而以抵押借款築路辦法爲然。其實本明於茲二者利害之分量若何耳。余爲外人言及批給辦法，外人多持反對之說，而無不樂從借款抵押之辦法；可見借款抵押之方法，外人所得之利多，批給包辦之方法，外人所得之利少也。不利於外人，必利於吾，何以吾人亦如外人之反對乎？今請就借外款自辦，與批給外人包辦二法，一比較其利害，以供諸君之研究。中國昔日鐵路，多爲借款自辦者，如滬甯等路是也。借款自辦之害處，在受種種虧損，如當借款交付時之回扣，包購種種材料，亦有回扣；而此借款，每年出息五釐。次則如鐵路虧耗，亦全由政府担任。至期滿，其借款全額，尙須清還；故外人視此爲絕良之營業，而經手此事者，多爲商業性質之洋行。彼於鐵路學一無所知，祇求其經手回扣及購料回扣及政府担保爲已足，而將來鐵路之盛衰，皆非所問也。鐵路修築事宜委之工程師，工程師之聘定，大

率五年期限，或八年期限不等；彼第於職務期中，日作其所應爲之事，而不負完全之責任。則欲工事之精良，消費之節省，蓋不可能之事也。如滬甯一路，其受害爲最著矣。使余之鐵路政策，係用借款自修則二十萬里，需款六十萬萬，以最輕九五扣計算，當扣爲五十七萬萬；常年以五厘息計算，則每年三萬萬，十年則三十萬萬，四十年則一百二十萬萬，至期尙須償還原本六十萬萬。夫材料回扣，其數已鉅，歷年虧折，又復不資，則興築鐵路，不待十年，而中國已有破產之禍矣。故熟思審慮，惟有批給外人承辦一法，較爲害少而利多，較之借款自辦，可免五害：一無交款回扣之害，二無購料回扣之害；三無按年出息之害；四無虧耗津貼之害，五無至期償還之害。既免五害，且有二利焉。即工程堅固；建築合法是也。又鐵路批給外人包辦，大約四十年可以收回，時或逾之，然終未有出六十年外者。按中國富庶狀況，則四十年期限，即足抵外國六十年期限。在此四十年內，贏虧皆非我責，一俟期滿，吾人可不出一錢，獲得二十萬里鐵路。蓋鐵路於十年之內，大概不能獲利，且不免有虧賠焉；惟極遲至三十年後，亦必可以獲利也。至於批給外人合同，擬由鐵路公司出面協定簽字；由公司購定地皮，畫定路線，交外

人修築。此合同中，尚須附帶條件；其一條件，此純爲商業性質，不稍含政治意味；其二條件，公司有隨時監察之權；其三條件，中國可不俟期滿，得備價贖回。如是，可一按必要情形，加入條件，則不致過於失利。若此路特別繁盛，或關於軍事重要者，得視國力之如何，付外人以代價，酌量收回，於吾人亦不算吃虧，此兩善之法也。總之，批辦一法，利多而害少，借款一法，利少而害多，兩兩相較，蓋可擇別矣。此願與諸君一研究而討論者也。

(五) 國法之改良

今日尙有關於國家建設之數事，亦望報界諸君，一致鼓吹，而其一則爲改良國法。中國國法之不善，不待智者而知，金融界之屢起恐慌，亦多本此原因而起。國內銀幣非價格之不一，卽流通之不普遍。銀幣有市價，因地有變遷，因時亦有變遷，甚至一地而洋價各有不同，且或此省而不能通用於他省；中間遂受種種之虧蝕，而小民蒙其害矣！其次則無匯兌機關。如以銀一萬，由上海匯至北京，必經外國銀行之手，至北京收取此款，已不能如數。若由京滬間往返將此款匯兌至十數次，則此款即可耗蝕淨盡，此其受

害爲何如？外國銀行在中國獲大利者，即操我匯兌機關故也。至於金價銀價之高低，外人復操縱自如，任意抑揚，而吸收我之大利，我之因此爲彼所侵蝕者，復不知其幾何數矣。如此次英倫一千萬磅新借款成功，六國銀行團，大肆破壞，將現壟斷，使麥加利金磅無從購換現銀，以供中國急需。若至賠款期限，則又抑勒銀價，高抬金價，故中國受金磅之虧折，實因圜法不善所致。故改良圜法，釐定金本位，實爲今日不可緩之要圖。設不然，則將來六十萬萬外貨輸入，何堪復受此無窮之虧耗乎？此盼望報界諸君，督促政府進行者也。

(六)地價之釐定

圜法而外，則有地價。中國地價，尙未有劃一之釐定，而今日最便實行，過此則難。余對於地價之主張，在北方亦嘗發表，而一般人多不解其意義，致生疑慮。其實，若能依余主張實行，則有地者絕不受損。平均地價，即釐定地價之高低，爲一定準則，地主本之納稅，而國家得隨時照其原價收買。今民國成立，前清土地契約，當然作廢，可由政府下令各省及各府州縣，令民間更易新契，並令其於易契時，報明該地現時價值若

予，一一登記，收什一之稅。至地價之高低，則一任民間之所報，若多報於原值，則是先負重稅，且不知國家何時收買；若少報於原值，則暫時固可減省稅量，然一俟國家收買，則必大受虧折。如是，以此兩種心理自衡，則必能報一恰如原值公平之價額。國家既得地價之真數，則收買時不患民間有故意高抬價額之事。可因將來交通之便利，於其集中繁盛之區，一一收土地為國有；則將來市場發達，地租漲高，皆國家共有之利，可免為少數地棍所把持。如紐約一埠，其地租皆為美政府所有，每年收入有八萬萬元，例之中國，全國歲入不過僅有三萬萬之數，若將來交通便利，以中國之大，苟能速成如紐約者三四處之繁盛市場，則政府收入，即地租一項，已足供支撥而有餘，而民間他項稅則，皆可蠲免矣。此非利國福民之大者乎！鄙意所見如是，深望諸君竭力鼓吹，俾底於成，則非第兄弟一人之幸也。

實現鐵路政策須取開放門戶主義

兄弟自解職回粵，旋出遊歷北京及滿蒙晉魯一帶，復來南京。遊歷所得，知我中國大有可爲；因南北人心，一致趨於共和，前途必無危險。以我國地方之大，人口之衆，物產之豐，人材之衆，革命之後，若能一心一德，從事建設，必能爲世界第一富強之國。但建設不一端，如政治實業種種皆是。以政治言，袁總統及國務院與各省都督皆能勝任愉快，兄弟因此担任鐵路一事，願以十年爲期，建造全國念萬里鐵道，促實業之發達。惟二十萬里之鐵道，非六十萬萬元不能成功。以吾國從前已修鐵道比較之，費十餘年之力，僅成萬餘里之鐵道；則今二十萬里之鐵道，又非二十餘年不能成功。待二十餘年而後求國之富強，未免有河清難俟之歎。欲求速効，則惟有借用外國資本，聘請外國人材；故兄弟主張此鐵路政策，采取開放門戶主義。

現今世界日趨於大同，斷非閉關自守所能自立；但開放門戶，仍須保持主權。如日本先時，亦不樂與外人交通，近數十年，因開放門戶，遂成亞東強國。暹羅，亞洲之貧弱國耳，近數十年，亦因開放門戶，遂得獨立，收回領事裁判權。可知開放門戶，不論強弱，能行此政策，必能收效。我國向多持保守主義，忽聆開放門戶之說，必多反對

。不知即以修造鐵路一事而言，如不特開放主義，則吾國人必無此財力，雖有政策，亦徒託之空言。甚願全國一心，不倡反對，使外人信用投資，鐵路易底於成，而各項政策，皆得因此而進行，中華民國富強，庶幾可待。

且兄弟所主張開放之說，不僅一人之意見，袁總統及各國務員多表贊同。蓋人人知美國爲世界第一富國，其鐵路有八十萬里，每年收入較各國爲獨多。如我國二十萬里之鐵路告成，收入之數，不獨供行政費用有餘，而各項政策，亦皆得從此著手，何憂不富？何憂不强？兄弟今日重來南京，與父老兄弟相見，發表政見，甚願諸父老兄弟同將此圖富圖強之事，互相担任，則幸甚矣！

同胞要同心協力做建設事業

——民國元年十月二十九日在安徽都督府演說——

我中華民國之成立，皆我四萬萬同胞，應世界革命潮流，同心協力，將數千年專制政體，不數月而推翻，改造共和政體。自武漢起義以至今日，亦不過將近一載，而中華

民國儼然完全成立，此世界革命史所未有，可爲中華民國革命史上一大特色。但破壞之事雖告終，而建設之事方開始，仍請諸同胞同心協力，去做建設之事。此可分爲兩大端：一興利；一除害。

除害之事很多，最要緊的就是禁烟。禁烟事辦理最認真者，要算貴省，如貴都督日前焚燬鴉片土，辦理亦頗得法。英領事受奸商唆使，帶軍艦兩艘至貴省，無理干涉，卒能和平結果。雖是貴都督外交手段，然亦是我中國政體改革，人民皆有國家觀念，不比前清專制，上下隔閡，始能如此。若不信，請回憶前清時所有外交，有那一件未失敗？貴都督初燒鴉片土時，人都替貴省耽憂；因前清道光年間，林則徐焚燬烟土一案，釀起莫大禍事，此次又燒烟土，惟恐亦釀出事端。不知中華民國官吏，與前清官吏不同。前清官吏燒烟土，是未根據條約，不知公理之野蠻舉動，且人心渙散，政府不願督撫，官吏不顧人民，人民亦不知國家爲何物，所以外交失敗。現在是中華民國，人民官吏政府皆是痛癢相關；且貴都督之焚燬鴉片，又根據條約，所以外交不致失敗。故貴省禁烟辦法，實可爲各省模範也。

與利之事亦很多，最要緊的是修鐵路，開鑛產，講求農業，改良工藝數大端。但要
 想實業發達，非用門戶開放主義不可。日前兄弟在北京與袁大總統及各部總長協定政策
 ，就是開放政策。何以名為開放政策？就是讓外人到中國辦理工商等事。兄弟說這個話
 ，不知者一定要疑惑；以為我中國土地，何能讓外國人隨意進來。這等見識，名為閉關
 主義，為前清所利用。當滿洲政府做專制大皇帝時，最怕人民有國家思想。以為人民若
 有國家思想，滿廷即不能永遠存在；所以利用閉關主義，不許外國人來。使人民將一國
 當作天下，自然沒有國家思想，皇帝之位，亦即無人覬覦。嗣後外國人到中國來通商，
 定租界，開商埠，並不是清政府歡迎，是受外人強迫。現在中華民國人人皆有國家思想
 ，同心協力，保全領土，擁護主權，外國人進來，毫無妨害，有何不可。況開放主義，
 我中國古時已行之。唐朝最盛時代，外國人派遣數萬留學生到中國求學，如意大利土耳
 其波斯日本等國皆有；是彼時外國人到中國來，我中國人不反對。因中國文明最盛時代
 ，上下皆明白開放主義之有利無弊。現中華民國已將滿清政府推翻，改造共和政體。共
 和政體在地球上，要算第一好政體，我們何等幸福！但諸位同胞要知革了命不能就算事

業完了，大家就可享幸福。請看現在游手無業，飢寒交迫之同胞，徧地皆是，我們豈能恣心不顧他們，祇顧自己享福？且此等享福，亦豈能長久！我們要永遠享文明幸福，必先使全國同胞人人有恆業，不啼飢，不號寒，然後云可。要想達到此目的，就要辦理修路，開鑛，工商農林諸偉大事業。辦理此等偉大事業，必先有偉大度量，將意見二字消滅盡淨方可。諸君試看日本國，土地不過我中國兩省大，人民亦不過我中國兩省多，四十年前，亦是一個最小最窮最弱之國；自明治維新以後，四十年間，儼然稱為列強。全球上能稱為列強者，不過六七國，而日本儼然是六七國中之一國。他是用何種方法，始能如此，亦祇是用開放主義。我中華民國土地比日本大二十倍，人民比日本亦多二十倍要，照日本辦法，亦採用開放主義，不到三五年後，兄弟可決定，必比日本富強十倍。

又我中國是四千餘年文明古國，人民受四千餘年道德教育，道德文明，比外國人高若干倍，不及外國人者，只是物質文明。物質上文明，就是農工與各種實業，比較起來，實在不及外國遠甚。例如軍器一門，我們從前所用是弓箭刀槍，試問現在戰爭，能用不能用？試問現在戰爭，不用外國槍砲，能勝不能勝？我們既採用西法，即不能不借用

外國人才，倘不借用他國人才，我們中國就要先派十萬留學生到各國去留學，至少亦要學十年才能回國，辦理建設各種事業。試問此十萬留學生之經費。現在能籌不能籌？試問此建設事業等到十年後再辦，能等不能等？欸既籌不出，等又等不及，我們就只可用此開放主義。凡是我們中國應興事業，我們無資本，即借用外國資本；我們無人才，即用外國人才；我們方法不好，即用外國方法。物質上文明，外國費二三百年功夫，始有今日結果，我們採來就用，諸君看看，便宜不便宜？由此看來，我們物質上文明，祇須三五年即可與外國並駕齊驅，我們道德上文明，外國人是萬萬趕不及；將來結果，豈不比東西各國，更加倍文明？彼時我中華民國在地球上，不特要在列強上佔一席，駕乎列強之上，亦意中事。彼時我中華民國國民，自然就可永遠享真正自由文明幸福。但此種偉大事業，決不是少數人責任，定要我四萬萬同胞同心協力擔負，方可達圓滿之目的也。

羣策羣力盡心國事

——民國元年十一月在蕪湖歡迎會演說——

兄弟此番過蕪，諸君特開會歡迎，極爲感激！我父老受君主之壓制久矣！迄乎今日，纔將專制推翻，造成中華民國。此非兄弟一人之力，實四萬萬同胞齊心協力，萬衆一德，有以致之也。

我國自有歷史以來，人民屈服於專制政府之下，我祖我宗，以至於我之一身，皆爲專制之奴隸，受君主之壓制，一切不能自由。所謂國家者，亦不過君主一人一姓之私產，非我國民所有也。故人民無國家思想，且無國民資格。現在君主專制既已推翻，凡我同胞，均從奴隸躍處主人翁之地位，則一切可以自由，對於國家一切事件，亦有主權矣。然既處於主人翁之地位，則當把從前之奴隸性質，盡數拋却，各具一種愛國心，將國家一切事件，羣策羣力，盡心辦理，萬不能再視國家事爲分外事！能如是，中國前途，自有莫大之希望。

民國國民應盡其應負之責任

——民國元年十一月三日在蕪湖各界歡迎會演說大意——

吾等現由奴隸地位，一躍而居主人地位，實爲莫大之幸福。惟既爲主人翁，卽應盡其應負之責任。方今民國初建，萬端待理，民之於國爲最大之要素。欲國富民強，卽能自立，則凡百艱難事務，吾人亦宜負其全責；望諸君共濟時艱爲幸！

國爲民有人人應負擔義務

——民國元年十二月九日在杭州歡迎會演說——

兄弟小走武林，薄游六橋三竺，今與諸公相見，不勝欣幸！但亦由中華民國成立，吾輩始能有今日之敝會。屈指清帝遜位以來，忽忽已一週年，我四萬萬同胞，如撥雲霧而見青天。然要知此後應做之事正多，破壞容易，建設煩難。去歲推倒滿清政府，彷彿拆毀一間朽敗房屋，重新建築。在此除舊建新之際，經營締造，端賴得人。今時隔一年

，舊屋早經拆去，新屋尙未落成，此皆由於人民不知共和原理之故；有識者因循觀望，恐魯者隨波逐流。須知現在國爲民有，人人應負擔義務，目前同心協力，則將來同享幸福；現在國基未固，豈可幸圖苟安。又有農人野老，不明大義；以爲革命之後，從此自由，可以不納稅，不完糧。不知果如所言，中央之財政從何支出？此事必須由當地明達。切實開導。

至於民生主義，有四大綱，其一卽節制資本。所幸我國現在尙無巨大之資本家，擁有家財至數千萬萬者，全國人民，同一窮困，尙無他慮；否則卽要演成因不平等而衝突之風潮。歐美各國，卽常有此事。故現今卽須實行節制資本，以免貧民受富豪之挾制。

其次爲平均地權。土地爲人生最要之事，無土地則無立足之所。人非飛鳥魚鱉，可以借空中水底棲身。以前英國，人民受土地之苦者一百餘年；因富戶廣收土地，限制貧者。故去歲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時，兄弟首先注意解決土地問題；國家收稅，不能按畝抽捐。譬如上海英租界之大馬路，每地一畝，值價約三五十萬，而鄉間之地，每畝只值十元五元不等，相去奚啻天淵。故估本抽稅，最爲平等。卽此一端，民間之受惠爲如何？

又次爲實業鐵路問題。今我國鐵道，次第推廣，營業浩大，此事理當主張國有。無識者以爲商辦無害，何必操之於國。不知國爲民有，國有卽民有也。倘或不歸國有，譬如一省有一大資本家，將一省之鐵路包辦，大權獨攬，壟斷商業，彼時國民受其影響，豈不大哉？

至於教育問題，吾國雖自號文物之邦，男子受教育者不及十分之六，女子受教育者不及十分之三，其中有志無力者，頗不乏人。其故何在？國家教育不能普及故也。推原根本，在以前責在君主，在今日則責在人民；吾同胞須於此中深注意焉！歡鼓之餘，所陳如是，願諸君勉之！

建設之初亟當推廣女子教育

——民國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松江清華女校歡迎會演說——

民國未成立時，貴校對於革命事業，極有關係，因松部黨員，常藉貴校爲交通機關。兄弟今日到此，躬逢盛會，且見貴校發達情形，心甚喜悅。此次革命，女界亦與有功

●現在破壞方終，建設伊始，諸君當思，腐敗之政府既由吾輩推翻，建設之事，亦當由吾輩担任。此後男女兩界，均應協力同心，以全副精神，組成一偉大之中華民國。此革命之初心，亦貴校諸同志之所同情也。以世界大勢論，地球上祇有五六強國，比較人口，我中華民國最占多數，所缺乏者教育耳。今在建設之初，吾輩亟當致力於社會，多辦學校。貴校於女子教育既有此基礎，務望力事推廣，成松江女學之模範，中國女學之模範，則兄弟有厚望焉。

黨勢之盛衰全視黨員智能道德之高下

——民國二年一月十二日在國民黨上海交通部懇親會演說——

今日兄弟躬與吾黨懇親大會，足增榮幸！現時為民國成立之第二年，國基初定，百端待理，今後之興衰強弱，其樞紐全在代表國民之政黨。各政黨集一般優秀人物組織而成；各持一定之政見，活動國內，其影響及於國家政治，至遠且大。惟是政黨欲保持其尊嚴之地位，達利國福民之目的，則所持之黨綱，當應時勢之需要，以合乎世界之公理

；而政黨自身之道德，尤當首先注重，以堅社會之信仰心。此徵諸各文明國之黨史，莫不如是。

吾國民黨由革命志士合各政團組織而成，本吾民國之盛舉。吾革命黨人，昔爲秘密團體，一言一行，雖理由充足；然以干犯專制政府之忌，不能公然宣佈。祇以吾黨所持之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適合世界大勢，及國民心理，故一呼萬應，卒達革命目的。

自去歲民國成立，吾黨竟堂堂正正開大會於國內，研究建設民國諸問題，一言一行，均足以爲輕重於現在之民國。須知此等境遇，悉由諸先烈之熱血換來，吾黨誠不可不珍重視之，穩健進行，有以慰諸先烈於地下。况吾黨方破壞專制政府，正值建設之始，不得謂革命成功，責任已盡。蓋破壞乃暫時的作用，建設乃永久的事業。例如法美革命而後，共和告成，日謀建設，猶未敢曰盡臻完善；故法美政黨，尙日謀建設之法，進步無已。吾中華積數千年專制國之惡習，一旦改革，千端萬緒，不易整理；而今而後，立國大計，卽首在排去專制時代之種種惡習，乃能發現文明國家之新精神，此亦國民不可

不注意之事。

吾國民黨現在國內能占優勢，全恃乎羣策羣力。但政黨之發展，不在乎一時勢力之強弱，以爲進退；全視乎黨人智能道德之高下，以定結果之勝負。使政黨之聲勢雖大，而黨員之智能道德低下，內容腐敗，則安知不由盛而衰。若能養蓄政黨應有之智能道德，即使勢力薄弱，亦有發達之一日。例如前清時代，吾革命黨勢力甚微，同人附和清政府者甚多；祇以同志諸公，抱定宗旨，誓死不變，吾黨主張之理論，又適應乎社會之需要，故不及十年，舉前清雷霆萬鈞之壓力，一掃而去之。由是觀之，黨勢之大小不必問，祇須問吾黨所主張之政策，及平日行動之能否合乎公理，能否與時勢相應。果所抱之政策正大明確，且得一般國民之贊同，雖千難百折，必可望最後之戰勝。至於對於他黨，除商榷政見而外，一切意氣之爭，匪特非所必要，且足以損政黨之榮譽。

今者正式國會，正式政府成立期不遠，尤不能不細心研究，冀產出一最良之憲法，以爲立國之根本。吾國民黨員，果人人以當年經營革命之精神，用溫和穩健之手段，共謀建設民國之事業，則黨事發展，與國事之進步，必有十倍於昔日者。今日兄弟對於黨

員，竊有無窮之希望焉！

政黨宜重黨綱黨德

——民國二年一月十九日在國民黨茶話會演說——

今日本黨特開懇親會，實因本黨黨員各有職務，平時難得晤面之機會。弟因事冗，無暇與諸君常常晤談，今日得此機會，實非常欣喜！今年為中華民國之第二年。中華民國成立以來，一切建設，尙未完備；今日實為草創時代。然有一事，吾等深可引為慶幸，實生前途絕大之希望，即政黨成立是也。政黨之基礎鞏固，則中華民國之基礎自然鞏固。

本黨為革命黨改組，當中華民國成立之初，凡所有同志，皆奔走國事，無暇顧及黨事。同盟會雖成立於七年以前，基礎雖非常鞏固，而從事政黨之生涯，乃轉在他黨之後。後由數黨合併，始成國民黨。因從前諸同志之精神才力，身家性命，皆用於革命一事，至中華民國成立以後，其他各政黨次第成立，本黨轉毫無力量，一切經濟進行，皆落

人後。吾等莫不以爲本黨日有退步，將處於失敗之地位。然此次國會議員之選舉，本黨竟得占有過半數，吾等以爲失敗者，乃竟不然，足見國民尙有辨別之能力，亦可見公道自在乎人心。本黨未嘗以財力爲選舉之運動，而其結果，猶能得如此占勝利；足見本黨黨綱，能合民國心理，以後本黨宜更併力進行，以求進步。今本黨自以爲處於勢較弱之地位，而其成績已如此，則將來之進步，誠未可限量。

然而本黨既占優勝地位，須知本黨所負之責任，亦必加重也。中華民國以人民爲本位，而人民之憑藉，則在政黨；國家必有政黨，一切政治始能發達。政黨之性質，非常高尙，宜重黨綱，宜重黨德，吾人宜注意此點，以與他黨爭勝。吾國政黨，今始發生，一般人聞黨爭之說，非常畏懼，是皆不知黨爭之真相者也。黨爭必有正當之方法，尤必具有高尙之理由，而後始得謂之黨爭，一般人以黨爭爲非，實誤以私爭爲黨爭也。一國之政治，必賴有黨爭，始有進步。無論世界之民主立憲國，君主立憲國，固無不賴政黨以成立者。本黨今既得佔優勝地位，第一應研究者，卽爲政黨內閣問題，然此問題甚耐研究，此時尙不能決。本黨將來担任政治事業，實行本黨之黨綱，其他之在野黨，則處

於監督地位。假使本黨實施之黨綱，不爲人民所信任，則地位必至更迭，而本黨在野，亦當盡監督責任，此政黨之用意也。互相更迭，互相監督，而後政治始有進步。是以國家必有政黨，政治始得進步，而黨爭者，絕好之事也。須知所爭者，非爭勢力，乃爭公道。可見黨爭實不可少。譬云親愛之友，相對圍棋，而各人必求自己勝利，此亦爭也。國家欲求政治發達，爭之一字，豈可忽視之乎？

政黨出與人爭，有必具之要素，一黨綱，一黨員之行爲正當，國家之進步與否，即繫於黨爭之正常與否。凡我黨員，必注意於爭，尤必注意於正當之爭。本黨此次並未出力與人爭，而已收得佳果，此後更當以黨事爲己事，以國事爲己事，劈頭第一事，須研究一部好憲法。中華民國必有好憲法，始能使國家前途發展，否則將陷國家於危險之域。研究憲法之責任，在於政黨，吾人宜非常注意。無論參議院衆議院省議會縣議會之議員，皆須其一致，以本黨之黨綱爲標準，研究憲法，以求佳果，尤當知黨事即爲國事，國事即爲己事也。前此本黨黨員，不無散漫，團結力未能發揚，殆因預作悲觀，以爲必歸失敗也。今日之勝利，竟出意料之外，可見中華民國之國民黨，將來必佔最大之勢

力。吾人不可放棄責任，大家努力做去，將來之佳果，必不止此。

中華民國乃由革命發生，本黨乃由多數革命黨組織而成。吾等從前既歷盡艱難，造成此中華民國，今國家之基礎未定，仍宜以從前革命之精神，謀鞏固中華民國之道；如此則對於已死之諸同志，始無愧色，亦不使一般國民失希望也。今後吾國前途一切之希望，本黨宜一肩荷之！本黨此次並未出種種運動手段，而獲國民之同情，更宜自勉，勿負國民之希望。今欲鞏固本黨基礎，以鞏固中華民國之基礎，較之革命之事甚易。今日本黨既能自由行動，又佔優勝地位，更易爲力。願人人鼓勇前進，不可放棄責任。若有不正當之黨爭，與黨員不正當之行爲，貽誤國事，卽爲放棄責任。今日國民責望本黨之殷，卽他黨亦生戒備，要之本黨一切行爲，無不出於正當，則他黨從此亦不敢再出卑劣手段。頗聞他黨有以金錢運動選舉等事，本黨黨員，萬不可學，本黨其先頗作悲觀，今他黨轉歸失敗，本黨始終以光明正大之手段出之，則他黨此後亦不敢再用卑劣手段矣。如此則本黨將爲政黨之標準，勉哉諸君！願共肩此艱鉅。

地方自治爲社會進步之基礎

——民國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在寧波歡迎會演說——

兄弟今天初到甯波，蒙諸君開會歡迎，非常榮幸！鄙人雖初到此地，然甯波爲通商大埠，則當遊歷各洲時已熟聞之矣。兄弟在杭州時，見西子湖畔之光復紀念碑，巍然獨存，想起浙江在光復時之功績，兄弟所以有今日者，亦賴有此。

現今國人對於時局，常有二種見解：其一爲樂觀主義；以爲將來永無競爭，永無危險，始終可以共和。其一爲悲觀主義；以爲前途危險，不可終日。此兩種見解，似都有理由，不可厚非。然在鄙人意見，則以爲共和之堅固與否，全視乎吾民，而不在乎政府與官吏。蓋共和國與專制國不同，專制國是專靠皇帝，皇帝賢，則可苟安；如不賢，則全國蒙禍。但共和則專恃民力。使吾民能人人始終負責，則共和目的，無不可達。若吾民不知負責，無論政府官吏如何善良，真正之共和，亦必不能實現。是知共和國之民，應希望自己，不應希望政府官吏也。

廣西雲貴，素稱貧瘠之區，而此次能以首義聞；廣東雖稱富有，且素為開通之區，然兵禍迄今未已。故兄弟之所最欽佩者，莫如浙江。良以浙江之地位資格，均適宜於共和，而民心復堅強，故能有此結果。今觀甯波之情形，則又為浙省之冠。查甯地開埠在廣東之後，而風氣之開，不在粵省之下。且凡吾國各埠，莫不有甯人事業，即歐洲各國，亦多甯商足跡；其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今兄弟所最希望於甯波者，在實行地方自治。政治與社會互有關係，而政治之良，必導源於社會。欲社會進步而行地方自治，譬如造屋之先奠基礎，而地方自治，即其基礎也。甯波風氣之開，在各省之先，將來整頓有方，自可為各省之模範；以地位人材，均具有此項資格也。

然欲求自治之有效，第一在振興實業。甯波人之實業非不發達，然其發達者，多在外埠。鄙見以為發達實業，在內地應更為重要。試觀外人，其商業發展於外者，無不先謀發展於母地。蓋根本堅固，而後枝葉自茂也。甯波人對於工業之經驗，本非薄弱，而甯江有此良港，運輸便利，不獨可運銷於國內沿海各埠，且可直接運輸於外洋。若能悉心研究，力加擴充，則母地實業既日臻發達，而甯人之營業於外者，自無不隨母地而益

形發展矣。此所望於甯波者一也。

第二在講求水利。甯波地方，以地位論，其商業之繁盛，本不至在上海以下；而上海商業之所以繁盛，實在於外海之總匯。甯波若能講求水利，其情形未始不然。蓋甯波之地位，較杭州漢口爲佳。杭州漢口，不能直達外洋。若甬江修理得宜，則可與各國直接通商。以繁盛之上海，其江口尚有淤積之患，欲改良交通，頗非易事。若在甯波，僅有鎮海口岸一處，容易修理。若能將甬江兩岸築一平行之隄，則永無淤塞之患，極大之輪船可以出入；則甯波之商務，自無不發達矣。此所希望於甯波者二也。

第三整頓市政。此事在自治中更宜注意。市政之最要者，鐵路之改良，街衢之清潔是也。試遊上海之公共租界，其道路之寬廣爲何如，其街衢之清潔爲何如，甯波何嘗不可仿此而行？但此事有一難題。要整頓街衢道路，不可不有經費；但此經費將何由出乎？吾知人人皆將嘿然不能答也。雖然，上海街衢之所以如此清潔，道路之所以如此寬廣，其整頓之費，果何所出乎？必將曰，外人自出之也。若細思之，則此種經費，決不出自外人之手；何則？外人之來華者，其目的在謀中國之利；欲謀中國之利，不得不粗治

道路街衢，及市面既興，則此項經費，自有所出。故外人用以整頓上海者，實皆吾國人之錢，並非外人之錢也。今吾人動輒以無錢故，不思整頓地方；不知地方不整頓，則生產愈鮮，將來更無興旺之一日。所以吾人對於此事，不宜畏難，而在設法。其法維何？殆莫如組織一公共團體，收土地為地方公有；其巨大經費，一時或無從籌集者，可以地方公債法舉辦之。然現在之土地，均各為私人之產業，若欲收為公有，勢不能不向私人購買；欲向私人購買，則私人不免故昂其價，大足為收買之阻力。故莫如先行報價抽稅之法。如人民有土地若干畝，須先令報告價額，每畝值銀若干。報價之前，先由公共團體規定每畝抽稅之率，以地價百分之若干徵收之。如是，人民之報告地價，過昂則恐稅多，過低則恐被公家收買，自不至有過高過低之弊，而酌中之價出焉。將來公家收買之後，地歸公有，辦理公共事業，所向無阻，自能良善。市政既良，人民樂趨，商務自然繁盛；不數年後，其地值必可增高數倍。同時而稅額亦因以加增，收入何患不巨。謂整頓市政之費無所出者，吾不信也。此所望於甯波者三也。

抑兄弟猶有言者，甯波人既素以善於經商著，且具有偉大之魄力；則聯絡各省鉅商

，組織一極大之商業銀行，實爲最緊要之舉。只須資本富足，信用自著。庶幾吾國有錢之人，不至再將鉅大款項，投存外人所辦之銀行，而經濟有活動之餘地。則不特甯波人欲謀創辦實業，更加易易，卽全國之金融，亦得收美滿之良果矣。

再上海之所以爲上海者，其經營舉不出上述各端；迄今吾國人無不樂趨斯土，凡有詢吾國之第一商場者，無不舉上海以對。試問上海果爲吾國人經營之商場乎？抑外人所經營之商場乎？不特吾國人無詞以對，且轉增其惶愧之心。故兄弟今日之所望於甯波者，以甯波既有此土地，有此資力，苟能積極經營，則卽不難爲中國第二之上海，爲中國自己經營模範之上海，是在諸君子勉爲之耳。

中華民國之意義

——民國五年七月十五日在粵籍議員歡迎會演說——

權利爲人類同具之觀念，僕不能自外於人類，何能獨忘乎權利？故與其以犧牲權利獎僕，毋甯以權利思想最切最大獎僕之爲可信。僕自信對於權利二字，尙能見其至公至

大。因大而遺小，因公而遺私則有之，犧牲則未也。今承主席謬以此語相譽，用敢爲諸君暢論之。吾粵通商先於各地，數十年以前，歐舶之西來，土貨之外輸，無不畢萃於廣州；故貨殖者恆不數年而成巨富。南洋美洲之華商，投資於美國鐵道事業者至夥，重洋萬里，跋涉求之，及其滿載而歸，宜若可以自慰矣。然一旦殞殲，其子若孫，析其所藏，多金則淫，於是盤樂遨遊，盡喪其業；眼前肥馬輕裘，轉瞬路隅乞食者，屢有所聞。歷觀求利得利者，曾不兩世而失敗矣。其求之而不得者，以吾見聞最熟者，莫如豬仔。豬仔出口，每歲幾四十萬，其能安全歸來者，曾不易睹。吾觀於此二者，知非盡剝惡政治而去之，則非特國民自身無權利之可言，卽幸及身，而酬報亦無有能貽其子孫者，故本良心上之主張，蹶然欲起而改革之，以緝吾全國同胞弈世不失之大權利。二十年前，僕以此種意思，稍稍陳諸知己，復有慨然贊同者。

但改革是一事，改革後之政，是一事。當時同志，但知政治之當改革，而尙未盡政體改革之根本大計，則所謂改革者，仍屬易代之常軌，或且從而亂之。僕乃奔走海外，從事研究；雖厄于語文之隔闕，而熟察其事物，運之以自動之靈悟，輒覺心連神悟

，恍然有得。繼續其歷史掌故，與夫學者研究所得之著作，乃知平生主張，頗合於西洋治國安民之大經，歸乃以獻諸同志，而改革之方針乃大定。（演說至此忽出之和藹可親之諧辭曰）我亦嘗效村學生隨口唱過四書五經者數年，以後忘其大半。但念欲改革政治，必先知歷史，欲明歷史，必通文字，乃取西譯之四書五經歷史讀之，居然通矣，僕考歷史，中國因地理關係，宅居中土，無國際戰爭，而國內戰事又純爲爭一人之私位而起；故力與同志謀，以武力爲改革之手段，爭國民權利之預備。此時亦有譏僕爲得狂疾者；其實因僕所爭之權利至大至公，爲前此所未有。當然爲人目爲狂疾耳，逮南京政府成立，僕乃大負疚於國民。僕自謂欲破壞非拚命不可，而拚命大難，故願與同志身任其難。至建設則細條密縫，難而似易。且改革目的已達，第一任總統，不知者且視爲尊如皇帝，而僕則否。故決意讓之袁世凱，使天下知做總統當如是，做公僕之不當爭，不必爭，以樹民國之大本。而世之君子，有以僕荒廢厥職者，僕聞之滋樂。（言至此又雜以諧辭曰）但僕因不願人之爭總統而讓之，而籌安會居然亦不願人之爭總統而倡帝制，可謂同志矣。今章太炎君將發請治帝制罪魁電，邀僕署名。僕自維我卽罪魁之一，求人曲赦

之不遑，焉敢請人懲治；因辭曰，「不署！不署！」諸君等聞此四字，覺頗有哲學意味否？

今當與諸君言建設矣。國家如商業公司然，股東贏利，必有向隅之夥友。若夥友僅謀贏其私利，則股東蹶而夥友無立足地矣。故謀國者，無論英美德法，必有四大主旨：一爲國民謀吃飯；二爲國民謀穿衣；三爲國民謀居屋；四爲國民謀走路。衣食住爲生活之根本，走路則且影響至國家經濟與社會經濟矣。國家生產力與築路運動，有一與時俱進之正比例。吾國號稱四萬萬人，每人每日無不與路政有至密切之關係。譬如吾人日日所見之車夫，載重不過一百斤，往來不過上海，而日可得一元；鄉間因路政不治，苦力担二百斤，走數十里，僅得數百錢耳。此收入之影響也。又如人生衣食住之資料，無不因運費爲低昂。路政不修，則所費益鉅，此支出之影響也。準是以論，路政苟修，全國之利，年豈僅以萬萬計哉。

今之政治家有主張地方分權者，有主張中央集權者；惟僕則欲出一貌似模稜之說曰，兩者皆爲僕所贊同。一國之外交，當操持於中央，無分於各省之理。美國者，吾人所

引爲共和先進者也。但外交事件，則仍不屬於各州；曩日加爾緯尼之取締日人事件，終不能不受中央外交上之指揮，可爲前例。其餘如海陸軍郵電事業等，亦不能分其權於地方。此僕贊同於集權者也。至於地方分權，則吾欲更進一層言之。言地方分權而以省爲單位者，仍不啻集權於一省也。故不爲此項問題之研究則已，苟欲爲精密之研究，則當以縣爲單位。國人對於本縣在歷史習慣上，有親暱之感覺。「袁項城」三字，卽親暱之昵辭也。

願僕尙有一重大意志，欲白於今日者。諸君知中華民國之意義乎？何以不曰「中華共和國」，而必曰「中華民國」？此「民」字之意義，爲僕研究十餘年之結果而得之者。歐美之共和國，創建遠在吾國之前。二十世紀之國，當含有創制之精神，不當自謂能效法於十八九世紀成法，而引爲自足。共和政體爲代表政體，世界各國，隸於此旗幟之下者，如希臘，則有貴族奴隸之階級。直可稱之曰，「專制共和」；如美國則已有十四省，樹直接民權之規模；而瑞士則全乎直接民權制度也。雖吾人今旣易專制而成代議政體；然何可故步自封，落於人後。故今後國民當奮振全神於世界，發現一光芒萬丈之奇

采，俾更進而底於直接民權之域。代議政體旗幟之下，吾民所享者，祇一種代議權；若底於直接民權，則有創制權，廢止權，退官權。但此種民權，不宜以廣漠之省境施行之，故當以縣爲單位。地方財政完全由地方處理之，而分任中央之政費。其餘各種實業，則懲美國托拉斯之弊，而歸諸中央。如是數年，必有一莊嚴燦爛之中華民國發現於東大陸，駕諸世界共和國之上矣。

但欲民國之鞏固，必先建其基礎；基礎不必外求；當求諸全國國民之心中。若國民身受民權之庇護，識其爲無上光榮，則自必出死力以衛民權，雖有拿破崙在國中，亦莫吾毒。然如何而能使國民知民權之無上光榮乎？僕試以歷史上之事實喻之：昔漢高祖初得天下，諸將叫號不甯，自叔孫通制定禮儀，乃始識天子之尊嚴。國民者，民國之天子也；吾儕當以叔孫通自任，制定一切，使國民卽於尊嚴之地位，則國民知所愛，而視民權如性命矣。

建設方針

——民國五年七月十七日在尙賢堂對兩院議員演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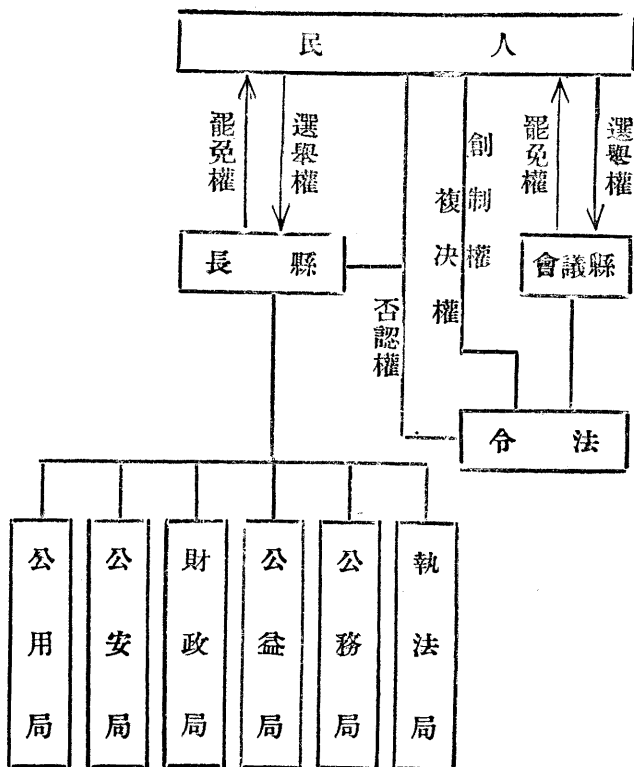
今日承兩院諸君與各界有志者惠臨，榮幸之至！兄弟亡命三年，不獲與國人相見，自帝制發生，不忍祖國淪亡，乃遠道歸國，謀助國人奮鬥。今幸元凶已死，國法恢復，武力告終，建設伊始，兩院議員，不久赴京開會，共商建設之業。但建設須國民人人負責，兄弟於前兩日已在尙賢堂與兩院諸君討論及之，但時間短促，不能一一盡論；今邀諸君茗敘，續貢獻懷。

今國人競言建設，但尙無一定方針，故以先定方針爲最要。兄弟奔走革命二十年，日日從事破壞，然亦時時研究建設，自今以後，亦惟與國人共謀建設。建設之方針如何，國人多注全神於政府，此亦當然之事。數千年來，政府時興時仆，每一易姓，必先造政府，此亦人民建設之經驗；但皆陳陳相因，至民國始開一新紀元，當與從前之建設不同。昔陳平以宰肉喻宰天下，今請以建屋喻建國可乎？

中西人築屋有一大異之點，可於其舉行之典禮見之。國人築屋，先上樑；西人築屋，先立礎。上樑者，注目於最高之處；立礎者，注目於最低之地；注目處不同，其效用

自異。吾人作事，當向最上處立志，但必以最低處爲基礎。最低之處，卽所謂根本也。國之本何在乎？古語曰：「民爲邦本」；故建設必自人民始。五年以來，建國之事，付託不得其人，幾將民國根本推翻。今幸天佑中國，授吾同胞以復圖建設之機會，則自高自低，宗旨不可再誤。吾人築屋先上樑，原於上古有巢氏之俗。築屋於樹巔，故只求蔽風雨，不遑計及鞏固。建國亦然，先朝廷而後百官，人民則更非所計。今世國家與之大異，猶昔爲陋室，今爲崇樓。歐美高樓，有至五十層者，欲先上樑，必無其道；故必自地築起。且不僅在地面，而尤必於地下深築其基，否則未有不仆者。今建中華民國，亦與古國不同，既立以後，永不傾仆，故必築地盤於人民之身上；不自政府造起，而自人民造起也。今人就研究繼黎爲副總統者何人，正式國務總理何人，各都督省長又何人，是猶先謀上樑；樑苟失材，則棟折而衆將壓焉，其道至危。故兄弟前日謂以地方自治爲建國基礎，但言之未盡，今更續論之。地方自治者，國之礎石也，礎不堅，則國不固，觀五年來之現象，可以知之。今後當注全力於地方自治，請諸君一觀此圖。

美國最新之地方自治機關



圖為美國最新之自治機關，始行於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蓋距今僅三年耳。世

界中之民國，可分爲二種：一由自然進化者；一由人力構成者。歐洲之瑞士，山國也；交通不便，歐人視爲山地，民俗强悍，極富自治能力，以有直接民權之制，此由自然進化者也。人爲之建設，從前多危險，又極艱難；如法蘭西之改民政，全由學者之理想，人民之血戰，經八十餘年而始成。但現代民權機關，已甚發達。如用得其法，則建設甚易，所謂後來居上，此我國之大幸也。美利堅血戰七年而立國，似屬人爲；但其國民之自治性，全用自然進化。初赴美者，皆清教徒等在歐不得志之人，崎嶇艱險，富於自治之性，故其國民權基礎甚固。立國以後，絕無內爭；南北之戰，爲黑人爭權，非爲本族爭權也。惟美國第一流人物，多投身實業，不屑入政界。中央政府，尙時有優秀分子主持，而地方政府，乏才實甚；故自治日就腐敗，因此美人或有主張君憲者。諸君見袁世凱之顧問古德諾主張專制，以爲大異，不知古氏爲研究地方自治之人，彼見美國地方自治之腐敗，乃迷信專制。數年前，美國某城爲海嘯沖去，人民多不願重建，乃委託數人，專主其事，成績頗佳，遂名之爲委任制度，今已有百十城效之。此可謂由共和復專制，但爲地方自治之專制耳。委任自治制度，因有才略者願任其事，故人多信之。兄弟此

與歸國，同舟有遊美畢業學生，亦信仰此制。不知民權本世界上最上之道理，雖行之者或有不善，但道理與行動，全為兩事，猶讀書入官者之貪穢，不能指為孔子教人如是也。美國人多深信民權學理之顛撲不破，故三年前於克利浮萊城，始行此最新之地方自治制度，今已成効大著，謹為介紹於國人。

圖中最高者為人民，見人民之實行其主權也。其下一為縣議會，人民舉議員二十六人，行使其立法權，而該城之七十萬人共守之。一為縣長，亦由民選舉，根據議會所定之法令，以支配六局。執法局，掌依法捕人，及提起公訴等事；公務局，綜理庶務；公益局，掌地方公益之不以利益收入為目的者（如道路，教育，教養，醫院等是）；財政局，掌收支一切；公安局，司警察衛生事項；公用局，則掌地方公業之有利益收入者（如電車，電燈，煤氣，自來水公司等是）。而民權特張之點，則以前人民僅有選舉權，今并有罷免權。以前議會立法，雖違反人民意志，人民無法取消；或得資本家賄賂，將有益公眾之事，寢置不議，此皆異常危險。今則七十萬人中，苟有七萬人贊成署名，可開國民大會；有人民三十五萬人以上之贊成，即可成為法律，反是者，違反人民意思之

法，亦可以是法取消之。議會所定法律有疑點，亦可以是法複決之。至縣長對於立法，僅有否認權。否認者，交議會複議，以更多之數取決之；本以過半數取決者，今則須三分之二，或至四分之三表決之。我國約法規定，統治權屬於全體，必如是，而後可言，主權在民也。

今之留學生，多知美之委任制度，或包辦制度（由一人總自治之成者），而不知有此新制。因此制甫行於三年前，故學堂中尙未研究及此，然其成效實已大著，今當取法乎上。歐洲除瑞士外，無行此制者。瑞士各山邑已行直接民權制六十年，其中央則始於千八百九十一年耳。我國以舊有自治之基礎，合諸今日人人尊重民權之心理，行之十年，不難達此目的。今故以此最好之民權制度，介紹於國民。

或謂中國人民程度不及，若行此制，恐有搗亂；不知合衆人而搗亂，其事最難。如所謂創制權等，至少須有全體人民十分之一之發起，過半數之贊成。假使無理取鬧，斷不能得此；使其爲真正民意，則得之非難。民意常潛匿而不可見，非有一方面走於極端，不能發生反動。使袁世凱爲穩健之專制，必不至有舉國一致之反對。此固袁之不智，

然欲使民意易於發見，非有良善之機關不可，此最新自治制，卽其機關也。昔之民權機關猶肩輿，今之民權機關猶摩托車，能自動，而能發達，故當實行此自動之民權機關。

欲圖實行，當由先知先覺者之負責；先知先覺能人人盡職，不患國人之不悟。吾國人向富於服從先知先覺之性質，三家村學究，略讀幾句書，一村皆樂聞其言，此吾國人之美質也。三十年前，提倡民族革命者，人皆以爲叛逆，而鄉人易於領悟；舉一事爲證。昔嘗以制錢購水菓，給以咸豐同治之錢，彼却不受，所受者爲康熙乾隆之錢。彼固能辨康乾之字，然以反面兩滿洲字叩，則不能識。若告以此卽滿洲文之康乾；滿洲奪我江山，而爲皇帝，今之皇帝，非我國人也；則勃然怒矣！蓋不俄頃而贊成民族革命之理。我國人之特性，在能受美言，於此可見矣。今日在座者，若能各以民權歸導其鄉人，自易普及。兄弟少時，好奇居鄉，嘗以數月之力，教五六萬鄉人，知地圖之理，講民權亦然。人智盡同，天與我以良知，學問雖有深淺，是非之心，則人皆有之。袁氏數年來以種種方法欺人，人鮮信者，彼嘗刻小冊子，如「孫文小史」等數萬本，然亦未嘗有效。嘗聞一鄉人曰：「孫文爲國賊，則袁亦國賊耳！」民不易欺，卽亦易悟，有先知之責者

，不可不勉也。

吾國舊有地方自治，前日克強先生已詳言之，本舊礎石而加以新法，自能發揮數千年之美性。兄弟前日謂吾人當爲人民之叔孫通，使其皆知民權之可貴，今更請諸公皆爲伊尹周公，輔迪人民，使將民權立穩。今假定民權以縣爲單位，吾國今不止二千縣，如蒙藏亦能漸近，則至少可爲三千縣；三千縣之民權，猶三千塊之石礎，礎堅則五十層之崇樓，不難建立。建屋不能猝就，建國亦然，當有極堅毅之精神，而以極忍耐之力量行之。竭五十年之力，爲民國築此三千之石礎，必可有成。彼時更可發揮特殊之能力，令此三千縣者，各舉一代表；此代表完全爲國民代表，卽用以開國民大會，得選舉大總統。其對於中央之立法，亦得行使其修正之權，卽爲全國之直接民權。而國民教育發達之故，每縣各得有國民軍。於是國本立，國防固，而民權制度亦大定矣。

欲行此制，先定規模，首立地方自治學校，由各縣選人入學，一二年學成後，歸爲地方任事。次定自治制度，一調查人口；二清理地畝；三平治道路；四廣興學校。其他諸政，以次舉行，至自治已有成績，乃可行直接民權之制矣。今日則先由先知先覺者負

開啓之責任，以此新法爲基礎，而教導其人民。苟內省良知，實無不可對人之處，即稍用嚴厲手段，亦如伊尹之廢太甲耳。國人性習，多以定章程爲辦事，章程定而萬事畢；以是事多不舉。異日制定憲法，萬不可仍蹈此轍。英國無成文憲法。然有實行之精神；吾人如不能實行，則憲法猶廢紙耳。欲實行則必先辦自治，自治者，民國之礎也。礎堅而國固，國固則子子孫孫，同受福利，今日之會，亦願吾人同爲一身一家謀幸福耳。

吾國商人鮮留心政治，孳孳營業，以求發財，以爲國政與商無涉。不知國政之良窳，與發財有極大關係；國不治，則不能發大財，即發財亦不能持久。茲舉一事爲喻：兄弟前由香港乘船至新家坡，同艙二人，其一爲南洋富商。積資千萬，其一爲商店司理人。○長途無事，共談實業，一常樂觀，一常悲觀，悲觀者爲富翁。樂觀者之司理人，以彼擁鉅資，而常嗟歎，以守錢奴譏之。及兄弟叩富商之故，彼且答且歎，始知彼共有十三子，數子甚不肖，爲羣邪所誘；析產應得之資，不過百萬，而私債已踰此數，異日必至窮無立錫。而諸子之較幼者，亦無法教育，日趨於惡，必同墮落而已。是以每念身世，輒用戚戚。兄弟因思此皆國政不良之故。使國家能教育人民，而復有良法律以裁判游蕩

之民，使不敢誘人爲惡，則富商亦何至慘戚不歡者。故商人不留心政治，實大誤也。國不治，則苛捐重稅，發財至難，卽發財亦不能永保。大學謂「生財有大道」，能將國家措於治安之域，卽吾人生財之大道也。兩院議員，卽爲我國謀生財之道者；但不僅議員爲然，商人及四萬萬同胞，皆同負此責。建設成功，猶人人得家資千萬，且可保子孫萬代之幸福也。今有建設之希望，卽同於發財之希望，故今以人人心中欲得之一言，爲吾國人賀曰：恭喜發財。

憲法之基礎

——民國五年七月二十日在金星保險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歡迎兩院議員大會演說——

中外通商之始，我國嘗獲大利，未嘗虧本，絲茶兩宗，尤能甲於天下，故輸出常超輸入。未幾法意製絲，印度以機製茶，出口貨乃銳減，一年中輸入之超過輸出，至於二萬萬之多，十年卽爲二十萬萬；於是財源乃涸矣。補救之法不一，此兩大公司，一主消極；一主積極；皆所以挽回利權者也。保險公司之內容，鄙人尙未詳悉；至於烟草公司

，每年出產爲四百萬有奇。此視諸外人輸入煙草統計年約六千萬者，雖爲十分之一；然外人因中國自有公司製煙，莫敢居奇漲價，他面中國農工又多一植煙製煙之業；則無形之利益，猶不僅十分之一。由此類推，可見國人苟能多一實業，則國家多一分之富力矣。

今日各界聚於一堂，予猶欲乘此良機，對於憲法貢獻特別之主張，即孟德斯鳩提倡三權分立以來，各國以之爲憲法基礎，予則主張五權分立是也。三權分立之法，通行百數十年，幾如鐵案，至今日文明進步，如美利堅等國，乃覺其未能盡善，惟欲中途變動，則殊非容易耳。現我國正欲制定憲法，即當乘機採用五權之制。

且此之所謂五權者，如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固可弗論，其他二種，各國之所無者，我國昔已有之。其一爲御史彈劾，即皇帝亦莫能干涉之者；其二爲考試，即盡人所崇拜者也。此彈劾權及考試權，實我國之優點。吾人採取外國良法，對於本國優點，亦殊不可輕棄。美國哥倫比亞之希斯洛，嘗主張加一彈劾權，而爲四權並立。丁韋良氏亦謂美國如用考試方法，選舉流弊當可減少。可見此五權分立之主張，非爲鄙人個人之私見。

當此新舊潮流相衝之日，爲調和計，當平心靜氣，并取兼收，以使國家發達。今以外國輸入之三權，與本國固有之二權，一同採用，乃可與世競爭，不致追隨人後，庶幾民國駕於外國之上也。議員諸公，如以爲然，自有專家以其精義貢獻。諸公責任至重，地位至貴，其亦以目光注於遼遠之地，而使後世知一九一六年之時，有極大之光明，發見於世界之上也。

建設以修治道路爲第一要着

——民國五年八月十六日在杭州督署歡迎會演說——

兄弟今日承呂都督寵召，獲此機會與諸君聚首一堂，良深忻幸！兄弟四年前曾到杭州；今日重來，見道路修治，氣象一新，足見浙江之進步。至於此次獨立省分，共有五省，而雲貴廣西均貧瘠之區，廣東經此戰禍，亦糜爛不堪；惟浙江屹然不動，於財政上受影響亦尠；故在獨立各省中爲最有希望，而日後所負責任，亦甚重大。以諸君之力，竭力整理，必能使浙江爲全國之模範，此兄弟所希望於諸君者也。

若就全國而論，則中華民國成立，於今五年，此五年中，若云建設，正大有可爲；乃因人民智識未盡開通，遂爲野心家所利用，非但不能建設，且並立國之基礎，亦遭動搖，殊堪痛惜！今者共和再造，不容再緩。惟茲事千頭萬緒，從何做起，而要以交通便利爲第一要着；欲交通便利，必先修治道路。視國者於其國之文明發達與否，可於其道路卜之。蓋道路不修，則交通不使，百業因之而俱廢，欲求文明進步，豈可得哉！至於道路修治以後，尤以通行迅速爲要。吾國昔年有以爲危險者。今則已無此觀念。然以自動車與火車較，則自動車之速力，優於火車遠甚。余昔遊倫敦，僅一處有自動車，觀者頗以爲奇；今則到處皆有，且可以自動車之多寡，卜其文明之程度。吾國若能趕造鐵路，並整理道路，則相離較近之地，可使自動車以代火車，往來尤爲迅速。

或慮中國貧窮，造路無費，不知中國非真窮者。若係真窮，則外人亦不肯投資於我國；何以政府借用外債，動輒千萬，而外國人曾無吝色也！故論吾國今日境象，譬如一富戶中落，藏金於櫃，而子孫不知，反日日憂貧，日日借債，豈不可笑！予每遇西人，談及輒嗟羨中國之富；吾國乃以貧窮爲慮，異哉！回憶四年前因蒙古問題，幾與俄國啓

覺，余當時曾謂與俄戰，非練兵五百萬不可；聞者以爲空談，或以爲無費。不知以人口論，英國人口僅四千餘萬，而三年間練兵四百萬；以面積論，德意志僅抵浙江一省，而天下莫強焉；以吾國人民之衆，面積之廣，二年間練兵五百萬，亦非難事。若云無費，則可發行紙幣。余此說在當時頗爲世人所懷疑。逮至今日，歐戰發生，餉額之巨，爲亙古所未有，若一一使用現銀，國內安得有如許現銀，以備應用，所恃以救濟者，紙幣耳。故發行紙幣，非不可能之事，在辦理者善爲之而已。

至於一國之中，土地不論大小，人口不論多寡，其生產力強者國常富。中國地大物博，貨物山積，烏得言貧？卽就浙江而論，爲產絲最富區域，如能聯合鄰省——若江蘇，若安徽——自辦工廠，以所產之絲，製成綢緞，以供全國之用，則挽回利權，實非淺鮮。今尙有一語奉告：凡職業無論大小，官階無論高卑；若不能立志，雖做皇帝，做總統，亦無事可做；若能立志，則雖做一小官，做一工人，亦足以成大事。余嘗見有一西人日記，言杭州在五百年前之文明，爲當時歐洲所不見。吾甚希望諸君，不論職業大小，官階尊卑，各盡其力，以保守固有之文明，並日圖進步，爲全國之模範。諸君處此最

有希望之浙江，必能共負責任，以慰全國之希望。

辦理地方自治是人民之責任

——民國五年八月二十日在杭州省議會演說——

兄弟今日在西湖遇雨，故來會較遲，到會諸君，定能原諒。兄弟自民國二年離國，至今日共和復活，乃得重返祖國。吾國自推翻專制，建設共和，五年以來，一切尙鮮進步。蓋建設國家，譬如造屋，必先將舊材料拆去，然後可建造新屋；而建造新屋，首重基礎，地方自治，乃建設國家之基礎。民國建設後，政治尙未完善，政治之所以不完善，實由於地方自治未發達。若地方自治已發達，則政治即可完善，而國家即可鞏固。兄弟此次返國，即注意於此。諸君試披覽地圖，西半球幾無一非共和國，東半球僅法蘭西，瑞士，葡萄牙，及中華民國爲共和國。而法美兩國之能日臻強盛，要以注意地方自治爲根本。回憶歐洲人初至美洲，即先在大西洋沿岸組織自治團體，建設自治機關（如現在之僑寓上海者，亦有各種自治之局所），迨脫離英國範圍後，即組織聯邦國家。法國

自拿破侖被放聖希拿島後，幾經破壞，建築共和國後，亦極注意地方自治。可見人民欲鞏固國家，須先將地方自治建設完備。

現在吾國之中央政府，不論其爲真意的共和，或係表面的共和，人民總認政府爲好意，希望建設真正的共和國家。然政府有政府之責任，人民有人民之責任，人民所當引爲責任者，當先從辦理地方自治着手。不論任何一縣任何一地方，面積有大小，戶口有多寡，人民有貧富，俱應量地方之財力，盡力建設。吾國人民有數十萬數百萬資產者，已屬罕見，若外國則有數千萬資產者，所在皆有。人民既貧，則地方自治事業即難舉辦；宜先開放土地，使地價日增。如西湖之濱，南北高峯之麓，每畝地不過數十元數百元，若照浙省所計劃，環湖建築馬路，則地必自數十元增至數百元或數千元。故現在英國土地繳價抽稅之辦法，吾國一時尙難辦到，宜先從報價抽稅辦起。如人民有土地若干畝，須先呈報，每畝百元者，抽稅一二元，價千元者，抽稅一二十元，將來若收爲公有，即照此給價，人民領地，須納地稅，不領地耕種者，盡力於工商礦航各業，則國家地方，兩有裨益。兄弟素提倡三民主義，現在民族民權已達到目的，民生主義，即擬從此土

地問題着手。此雖兄弟所主張，亦所希望於諸君者也。

採用五權分立制以救三權鼎立之弊

——民國五年八月二十日在杭州陸軍商袍社演說——

現今世界各文明國，大都三權鼎立，其實三權鼎立雖有利益，亦有許多弊害，故鄙人於十年前即主張五權分立。何爲五權分立？蓋除立法司法行政外，加入彈劾考試二種是已。此二種制度，在我國並非新法，古時已有此制，良法美意，實足爲近世各國模範。古時彈劾之制，不獨行之官吏，即君上有過，犯顏諫諍，亦不容絲毫假借；設行諸近世，實足以救三權鼎立之弊。至於考試之法，尤爲良善。稽諸古昔，泰西各國，大都係貴族制度，非貴族不能作官。我國昔時，雖亦有此弊；然自世祿之制廢，考試之制行，無論貧民貴族，一經考試合格，即可作官，備位卿相，亦不爲僭。此制最爲平允，爲泰西各國所無。厥後英人首倡文官考試，實取法於我，而法德諸國繼之。美國以共和國體，其大權常爲政黨所把持，真才反致埋沒。故自華盛頓後，除林肯外，其餘之大總統，

均不能大有所設施。至羅斯福始力矯此弊，故繼任之總統如塔夫脫威爾遜，均一時之選，各能有所樹立。然而共和國家，首重選舉，所選之人，其真實學問如何，每易爲世人所忽，故黠者得乘時取勢，以售其欺。今若實行考試制度，一省之內則應取得高等文官資格者幾人。普通文官資格者幾人，議員資格者幾人，就此資格中，再加以選舉，則被選舉之資格，限制甚嚴，自能真才輩出。

且吾國人最喜作官，不問其學問何如，羣趨於官之一途；所學非所用，是猶以庖人治衣，安能盡職。華人向以官爲利藪，不知西人之業工商者，歲入數十萬乃至數百萬，亦尋常之事。若作官雖位致總統，亦不過十餘萬而已。故若工商業發達，則求富不必定爲官，而爲官反不能致富。要之，有考試制度以拔選真才，則國人倖進之心必可稍稍斂抑。吾國動言復古，而於數千年前固有之彈劾考試二種良善制度，獨不能實力奉行，甯不可惜。吾今主張五權分立制以救三權鼎立之弊，論其理由，非立談可罄，假以歲月當博考西籍，彙爲一篇，以資供獻。異日吾國果能實行此制，當爲世界各國所效法焉。

心堅則不畏大敵

——民國五年九月三十日在歡迎從軍華僑大會演說——

諸君，今日特設酌於此，爲歸國從軍華僑洗塵，以表本黨酬謝諸君之熱心。抑此次華僑隊自海外萬里歸來，參加革命事業，不特爲中華革命軍之光榮。於國民思想，亦大有關係。向來反對革命者，皆謂革命黨爲無業遊民，迫於飢寒，不得已而謀革命；此種普通心理，歷久未盡銷除。不知革命黨人本意，乃爲國家前途而爲之，爲圖四萬萬人子孫百世之幸福而爲之。此志此目的，外人往往未了解，所以反對繁興。今得海外華僑歸來，參與革命事業，遂可一雪斯言，顯出革命黨非迫於飢寒，不得已而後爲之。所以然者，諸君之往美洲坎拿大，多係創有鉅業者，即其餘每月所入，換算中國銀，皆在百元以上，內地人一年之收入，未及此也。諸君舍此月收一二百元之事業，歸來參加革命事業，同甘共苦，備歷艱辛，誰迫使如是耶？其非以飢寒明也。當各華僑子身赴美國坎拿大時，或者飢寒迫之，亦不可料；然在今日歸來從軍，則決無飢寒迫之便歸也。乃爲救

此一國之人，使四萬萬人之子孫，享百世幸福而已。此事流布全國，足使國人皆知革命黨爲提倡共和，贊成改革而來，其所希望者，乃國家之富強，而非以個人之利害爲意矣。此次從軍各華僑，以如上高尚之目的而來，組織此華僑隊，奮鬥於各地。偶值帝制消滅，袁世凱自死，舊官僚亦皆贊成共和，於是義軍要求恢復舊約法，卽亦恢復之；義軍要求再開國會，卽亦再開之；其他種種要求，略被承認。我輩最初目的雖未盡達，所志雖未盡行，而要不能不於此時爲一停頓，告一結束，此亦始所不及料者也。當帝制之初發生，吾人均謂此爲打倒舊習，造成真正共和之好機，然在今日，事實與本願相違，且此時更有假共和之說。然而國民實際已希望平和，政府已標贊成共和消滅帝制之職以爲政，則吾人自不能不收束。蓋真假之辨端，待將來之證據，現在不能懸揣以決之。人已公布贊成恢復共和制，強謂之僞，不可也，必先與以試驗之期間。吾黨收束武力，歸於平和，卽與彼以一試驗之機會者也。執政者如誠意贊成共和，吾輩亦當以一國民之資格，贊助政府；藉其曰假，亦必俟確有證據，如袁之帝制自爲，爾時自然召全國之反對也，惟今日人心實皆趨向共和，故卽舊官僚中全無共和思想者，亦姑順人民之意，表示

贊成；其爲真僞，必待將來始知之，今日吾人縱極懸念於共和政治之前途，不得以此而遲我收束之舉也。

人多以爲各省當袁氏死時，我革命軍尙有多數軍隊，何不留之以爲維持共和制之用，而解散之。此實由於順應國民心理，苟執政者已贊成共和，我軍自應解散。若謂解散之後，恐共和亦隨之而倒，此則逆料執政者之不誠，今日我輩不能如是也。惟有順大勢之所趨，暫爲監視，不必慮各省軍隊已散，將來難集也。且今日所有軍隊，固亦不必盡散，或有一部留存。就令并無武力存留，將來有爲共和政治之敵者，憑公理以驅之，隨文明進步之潮流以行，無往不利。譬如共和二字，何嘗自具武力，而今日無人敢試爲反對，袁世凱一試，敗且死矣。袁世凱豈無武力耶？袁猶幸早死耳。假其不死，其結果更不堪問，可明知也。彼有欲師袁以壞共和者，力不過袁，而國民擁護共和以反對之者，力必強於今日，其必不成，又何待言。此次華僑歸國效力者，美洲南洋呂宋安南各地皆有，比之第一次革命時僅得少數之人，可謂極盛。然若更有破壞共和者，則歸來效命，以擁護共和者之數，必又盛於今時百十倍矣。

擁護共和，不能全賴武力，須賴誠心魄力。諸君此次歸來，所志本在救國家，以圖子孫百世之福；而歸來未久，又見解散，舉其成績，似乎無甚昭著者。然當知此成績不著之中，已含有極大之好影響。即鼓動國人，使知諸君萬里歸來，不惜以一切供犧牲，爲將來之模楷；則將來有需於維持共和者，國內之人，自興起者必甚多，國外之華僑，聞風慕效必更多。於是共和制永不覆滅，中國野心家，無所用其破壞之技。即有其人，吾人以誠心魄力，固足奠共和制於永固，不憂彼也。然諸君若以此次歸國。一無所表見，即歸解散，買舟歸去，不覺灰心，此則實爲前途之一大危險。維持共和之力，本根於心，心堅則不畏大敵。前次所期，雖未悉就，吾人之心，豈可遽死。吾人自計平生功業，其可指數者，無大於建立此共和制。此共和一日存在，吾人一日爲有不朽之業；一旦傾覆，則吾輩真爲一無所就矣。

今北京存約法，復國會，共和形式已具。縱非革命黨執政，仍不必有所顧慮。要之既曰共和，則凡贊成共和者皆可執政，吾人只排斥反對共和者。現執政者既爲贊成共和之人，縱使非倡發共和制度之主張，或輸入共和思想者，仍當望之信之，使展其所能；

若有反對共和之證，乃當起而鋤之耳。吾人之身心，既已許與革命黨，而求造成堅固之共和國家矣。吾人身心不死，則共和制度，亦當永存；故現在最可慮者，即吾人心之不堅。譬如諸君，當初自美洲歸來，一團熱誠，只爲救國；今日解散，若間有一人，或以招待不周，或以事少成效，遂成自棄，灰心不問國事，此風一播，自敗其心力，令共和從此破壞，此則吾人不常存心共和，發揚其思想，使人共喻之共守之，維持之擁護之之所致也。

諸君爲維持共和政體，發揚共和精神而歸，此時仍以一身赴美謀生，犧牲半年之時間精力，毫無所獲，或者到美之日，不無嗤笑其愚者。但諸君不妨問彼，諸君歸國之日，中國全國內地是否用洪憲紀元，今日是否已復爲民國五年？以洪憲元年歸，而力復之爲民國五年，功成返執故業，其光榮爲何如？不圖絲粟之利，不慕尺寸之位，其高尚爲何如？然則諸君可以反笑其人，益發揚共和之精神，以感化華僑。譬如現在在坎拿大華僑約五六萬人。在北美合衆國華僑約十萬人，合諸南美當過二十萬；歸國而有此高尚光榮之結果者，僅諸君百餘人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觀感研摩，其效至大。使諸君益

發揮張大此主義，化彼南北美二十萬同胞，皆爲維持共和之士，是則此一行也，以百人化數千倍之人；以後共和前途，當更鞏固矣，維持共和，首在維持此心；心不忘共和，國亦不變其爲共和，雖有千百袁世凱、不能推倒也。何必有軍隊，始足擁護共和。

假如今日軍隊不解散。其數不過十萬。華僑隊不過千數百人，其力未必能謂之無敵。惟以心力護此共和，則效力遠勝於武力矣。諸君初歸之意，本欲用武力耳；今雖因無用武力之地而停止，但不可遂以爲此外便無救國之途。當發揮此心力，再出而之四方，不灰心，不怨望，保守此氣，益擴充之。當思初發願回國時，是何心事，彼時熱血塗溢，不畏困難；今日雖當解散，仍須保此熱誠，以鞏固我共和。如其灰心，則國家危矣。須知以前，諸君欲爲一軍人而戰鬥，今目的雖未達，而仍有奮鬥之事業，待諸君爲之，不必手執武器，始爲效命於國家也。

且有形之敵易制，無形之敵難防。有形之敵，如世所共擬指有陰謀破壞共和之嫌疑者，不過數人。嫌疑者固不必實，卽令爲實，亦復易與；何則；彼有形之敵人，爲世所注目，其帥長皆爲位置而生陰謀，其兵卒皆受僱傭而貪日給。若以必死之卒。成城之志

，消滅翦除之，非難事也。故共和不畏世人之反對。而畏吾人自心之反對，此即無形之敵也，無論如何愛護共和者，一旦生怠惰退縮之心，或因事不成，愛護國人成全國人而國人不報，反悔之傲之而灰心，是為自心反對，即無由克服身外之敵。吾人之心，萬不可使有一時受無形之敵之侵入也。諸君既志在破有形之敵。從此更須猛自策厲，以對付無形之敵。無形之敵既消，則不論何時，有破壞共和者，必維持之使不墮，不必以執政者為憂也。

今中國國民四萬萬，其能明瞭了解共和之意義，有共和之思想者，尙不得謂多。其未了解並無此思想者，於共和深表反對；然彼之反對，亦以其心，未必以力也。欲使其心有共和思想，不為反對，必須以心感動之，同化之。如美國及坎拿大等地，華僑二十萬人，明共和之意思，有其思想者幾何人？感之化之使成爲一擁護共和之人，其責任願不重大歟！現時在美國在坎拿大華僑贊成擁護共和者，什不得一；然而前時帝制之破壞，華僑實爲一最大之力，彼官僚之所忌憚，半在華僑。以十分一之華僑，而猶有此效果，若能全數感化之，使成爲擁護共和之人，則力量十倍矣。此其效果豈不大耶？故此大

君歸國從軍，發揮華僑愛護共和之精神。雖未經大戰役，而恢復此民國五年之紀年，已爲無形中之大成功。後此當知此無形成功之足重，建設前途，尙多艱難危險；若能緊其心不變，則將來有賴於諸君者正多也。

爭回真共和以貫徹救國救民之宗旨

——民國六年七月十七日在黃埔公園歡迎會演說——

兄弟前十餘年，以共和政體相號召，同胞多所未喻。歷時既久，爲世界新思潮所鼓盪，國人皆曉然於共和之真諦；於是東方之大共和國，竟以告成，其中得力於現今之督軍省長者甚巨。共和成立六年，其成績似殊無足觀；然其影響於世界，爲力之偉大，則真令人不可思議！世界有最強大之國家，最腐敗之國家，最不易受外潮激動之國家，其執政諸人威力之猛，積數百年如一日；試思以如是之國家，卽小小改革，已較他國爲難，而况議及政體！然今竟一旦將牢不可破之專制國，一舉而傾覆之，成立一新共和國，與中國作佳鄰焉。此俄羅斯之政變，爲世界之一大事件，人人所知也。俄羅斯之變專制

而爲共和，全由中國之影響也。俄羅斯之頑固腐敗，歐洲文化不能改易之；國人志士，擲無數頭顱，而不能改易。因中國確立共和之故，舉數十朝之帝政，僅以三數日之變動而推翻之，且毫無阻力焉，中國爲之也。

中國共和垂六年，國民未有享過共和幸福，非共和之罪也；執共和國政之人，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專制之手段也。故今日變亂，非帝政與民政之爭，非新舊潮流之爭，非南北意見之爭，實真共和與假共和之爭。欲爭回真共和，以求福利者，必須有二大偉力，其一爲陸軍，其二爲海軍。鄙人密察大勢，確知非得強大之海陸軍，爲國民爭回真共和，則無以貫徹吾人救國救民之宗旨；故迭次與程總長磋商，幸得海軍全數將士，效忠共和。惟是海軍必須有根據地。現今上海已爲一般稱兵謀叛者所割據，浙江福建亦然；祇有以廣東爲海軍根據，然後一切大計畫，可以發展。鄙人今日所望於諸公者，即日聯電，請海軍全體艦隊來粵；然後即在粵召集國會，請黎大總統來粵，執行職務。鄙人前已與程總長商定，派出兵艦二艘，往北方迎護黎大總統來南就職。但日本公使，以京津一帶，叛軍佈滿，恐黎大總統一出使館門，外來暴力，難免危險，欲徐籌萬全之方，

乃奉黎大總統出京；故兩艦現仍在秦皇島等候。大約吾人在廣東組織妥善後，黎大總統即能南來矣。此爲國家興廢關頭，共和存亡機軸，望諸公同心合力做去，即日發電，招齊艦隊及議員等來粵，組織政府。共和國家之總樞，全在國會，國會所在之地，即爲國家政府所在之地也。

國強在於行

——民國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在廣東全省學界歡迎會演說——

今日開會歡迎，非歡迎兄弟個人。出洋回鄉者不知凡幾，安得人人歡迎？吾以爲今日歡迎者，非歡迎兄弟；係歡迎共和。共和政治，至今六年，但有共和之名，無共和之實，先後發現帝制兩次；一袁氏洪憲，二宣統復辟。然至今共和仍在者，以人心之趨向使然。兄弟謂今日我國人心，崇尚帝制人少，崇尚共和人多；何以徵之？帝制時期發現期短，共和時期經過期長，可見帝制實不能與共和競爭。卽如俄羅斯，昔日專制國也，亦變爲共和。可見潮流進化，順時則興，帝制永不能存在。回憶宣統即位時，放聲大哭

，載灃慰之曰，『龍位坐一下便了』！卒成讖語，不數年而革命成功。今日雖經復辟，亦不數日而取消。試觀段倪等人，本來贊成復辟，而今復反對復辟者，以軍隊鼓噪，要反對復辟，擁護共和，致段倪等不得不假共和之名，以壓服軍心；可知人人心理皆趨重共和。共和成立，帝制永無發生之望，所慮者日後尚有假共和與真共和之爭耳！段倪等，假共和也；張康等，真復辟也。假共和之禍，猶甚於真復辟。諸君係歡迎共和之人，當先擁護真共和，打除了假共和，而後能得真共和之建設，此責任則在諸君。

鄙人謂自今以後，帝制與共和永無競爭之期，所患者真共和與假共和之競爭耳！欲擁護真共和，當先圖富強，爲今日中國第一要義！然此能實行與否，各人之見解不同。有一等人持悲觀主義，以爲今日中國當亡於瓜分，無可挽回。有一等人具一種樂觀主義，以爲日本從前比中國貧弱，其地比中國不過兩省，而今日能爲世界上第一等強國者，在於振興教育。若中國能效日本，何患不富強。此說甚是，諸君立一點志，提倡興國學說，則前途必可樂觀。有此學說，其國則富強，無則貧弱。一年之內，一切不必研究，只研究此種學說足矣。

夫日本何以強？今日中國何以弱？中國爲數千年來聲名文物之邦，今日何以掃地殆盡？日本乃中國屬國也，而能強逾中國。以中國堂堂上國，反不之及，乃一「難」字害之也。夫日本人辦事則不然，不知有一難字，冥行直逐，以得今日之成功，論者謂日本人作事不畏難，由於其國人崇尚王陽明學說。然陽明主張「知行合一」，與中國古書所言「知之非艱，行之維艱」相類，兄弟思之，此似是而非者也。兄弟則謂「行之非艱，知之維艱」。此學說，上古時已有人覺悟，但未能證明。兄弟之新學說，卽一味去行之謂，足以打破古人之舊學說。今卽以古人之說證明之。中國大成至聖有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孟子言，「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商鞅亦云，「民可與樂終，難於圖始」。可知行之非艱，知之維艱，實中國上古聖賢遺傳之學說，此外又有數事，可以證明兄弟之說者。卽如文法，中國人能用之而不知其所以然者也。豆腐爲有機體之物，外國近日乃發明其效用，驚爲神奇，不知我中國人竈食壺漿，製豆腐之術，早已發明於數千年前。可見中國人非不能行之，但不能知之耳。試思從前推倒滿清，創造共和，所用何等方法，兄弟亦不能自知，莫名其妙

，不知其所以然。蓋事有先行之而不必先知之者；先行而後知，進化之初級也。先知而後行，進化之盛軌也。鄙人革命，平昔持破壞而未能建設；近日欲著一書，言中國建設新方略，其大意一精神上之建設，一實際上之建設。精神上之建設，不外政治修明；實際上之建設，不外實業發達；如斯而已。吾人今日但實力肩任，勉爲其難，實力造去可矣。

談復辟黨

——民國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在粵省議會演說——

今日承諸君歡迎，實不克當。茲將此次返粵之原因，爲諸君言之：現中國爲混亂時代，旬日之間，變幻二次，故兄弟在滬時原定之計劃，亦因而微有更改。猶憶昔日宋教仁被害時，兄弟由日本返國，即主張興兵討袁，而各省則以爲不可因一人而動天下之兵。不知政府犯法，國民有護法之義務，當然起而懲責政府。不幸兄弟之主張，不爲各省所同意，遂無形打消。迨違法擅借外債事成，江西起義，時機已過，終歸失敗，可爲鑒

戒。第三次革命，尙未掃除舊污，而袁世凱已自斃，又留今日之禍。夫復辟之謀，不自今始，一年之前，早有所聞，兄弟亦久已密籌對付之策；惟多數人士，皆不疑有復辟之事出現，以至不能防止於未然，亦可惜矣。查復辟黨中原分二派：（一）急進派；（二）緩進派。後派徐世昌主之；蓋欲疎通全國有勢位之人，然後舉事。在彼之意，以爲即民黨亦可以疏通。彼輩自信必得全國之贊成，其內部預備頗密。惟恐外國不肯承認，故迭次遣使運動，續更欲以加入協商，結歡列強。（中略）汪精衛蔡元培初不察其詭謀，亦主張與德絕交，國會議員之旗幟亦亂，當衆論龐雜之時，段祺瑞突然開軍事會議，以威嚇國會。一面以爲對德宣戰，可使中國轉弱爲強；欺人之言，終不能掩天下之耳目，而假冒公民團擾議院之怪象又出。更於暗中運動，欲借外債六萬萬，爲復辟之費，事尙未成，段氏免職，受一打擊。倪賊等倡亂，要求解散國會，并在天津設立臨時政府，通告各國，乞求承認，手續不備，遭公使團之反對，斥爲與義和團無異，復辟黨又受一打擊。所謂緩進派，乃退縮不前，認爲時機未熟，宜再緩期。急激派之張勳乘機上場，徐段皆反對之，乃生內訌。兄弟在上海時，開海陸軍大會於我住宅，盧永祥亦派代表到會

，而海軍則一致擁護共和，馮國璋欲設政府於南京，海軍全體反對。因知馮國璋原非忠於共和，今之宣言討逆，不過復辟黨中急緩兩派內訌之結果，故海軍不受欺也。

修改章程之說明

——民國九年十一月四日中國國民黨本部會議席上——

本部章程，是在日本東京定的。當時纔經討袁失敗，大家灰心，以為革命黨勢力已盡，一時再難振興了；但是我覺得事業雖然失敗，一般同志，依然存在，儘可再接再厲。我很怕大家冷淡下去，就要渙散了，所以我急急設法團結起來，發起這中華革命黨。不過那時候都在海外亡命，和在內地辦黨的情形不同，所以當時章程，只準着海外情形來定的。現在我們既已能夠在國內立腳，打算在國內進行黨務，那章程自然有多少要修改的地方。我們要國事和黨事分開來辦，國事無論怎麼樣，這總是要辦的。我們要曉得黨是什麼一件東西？這黨的目的是要怎樣的？我們造一個黨，是因為要把我們的主義和目的貫徹到底。當初創造同盟會，我也就抱着三民主義；不過當時同志鼓吹革命，全憑

着一腔熱血，未曾計畫革命成功以後怎樣的繼續進行，怎樣的完全達到我們的目的和主義。所以武昌起義成功以後，同盟會的同志就不能再往前做去，以致失敗。武昌革命成功的快，原來也是出人意外的；一般同志都匆卒跑到政界去了。所以這革命的進行，就未免半途而廢。距武昌革命不到三個月，我到上海，就聽得一種輿論；那輿論，也就是革命黨同附和革命黨的人發出來的，說是：『革命軍起，革命黨消』。我當時聽了很覺奇怪；怎麼革命軍起，革命黨就要消呢？實在不懂他們所說的意義。現在看起來，我們的失敗就在這個地方。那是革命黨就沒有繼續下去，到後來統一告成，便有許多的黨，紛紛起來爭握政權，只有革命黨遲之又久，纔改做了政黨。然因一時拚命去羅致人才，以致內部十分複雜，中堅人物又冷了心，原來的革命黨，都退縮出來。所以結果就大大的失敗了！後來我鑒於這個失敗，所以就另行組織中華革命黨，以便實行我們所抱負的主義。

中華革命黨有幾個條件，當時老同盟會中人覺得不好，很有許多反對的；卒之至於分道揚鑣，不肯加入。其實他們很不了解。因為黨與國原有不同之處，最要分得清楚。

黨所重的，是有一定的主義；爲要行一定的主義，就不能不重在人。本來舊國家的政治也是重人，現代新國家乃重在法。但法從何來？須要我們人去造成他。所以黨的作用，也就不能不重人。黨，本來是人治，不是法治。我們要造法治國家，只靠我們同黨人的心理。黨之能夠團結發達，必要有二個作用：一是感情作用，二是主義作用，至於法治作用，其效力甚小。明白這個道理，方知道我要設置那些條件的道理。譬如我有一個要服從我革命的信條，大家覺得不對；其實我要求這個條件，也有理由，請一考究第二次失敗病根，那就明白了。本來第二次革命的時候，我們這方面較袁氏地大力充，財足兵多，何以竟至失敗？這個緣故，就是袁氏統一，民黨不統一。要救這個弊病，自然只有用統一的法子；所以我就要要求這一個服從的信條。但當時同志多不贊成，後來過了五六年之經驗，乃知這辦法很對的。還有，我黨的三民主義，當初同盟會還只明白民族主義，拚命去做；至於民權民生兩主義，不很透徹，其實民族主義也還沒做完。至於我主張的五權憲法，那時不懂的更多。原來美國的三權憲法，乃是模仿英國的。當初英國沒有政黨，政治習慣上好像三權分立，美國模仿，乃規定在憲法上，分析清楚。英國

也有人主張四權的，但我覺得非分爲五權不可。我所說的五權也非我杜撰的，就是將三權再分出彈劾及考試兩權。所謂三權者，就是君權之行政，立法，裁判，獨立起來。但中國自唐宋以來，便有脫出君權而獨立之兩權：即彈劾，考試是也。現在我們主張五權，本來即是現時所說的三權；不過三權是把考試權附在行政部份，彈劾權附在立法部份。我們現將外國的規制和中國本有的規制融和起來，較爲周備。外國無考試，只有英國有文官考試。英國明白說過：考試是取法中國。足見這考試制是最好。一九〇四年，我和王寵惠在紐約曾談到五權憲法，他自贊成。後來他到耶耳大學專攻法律，反疑惑起來，說：『這五權分立，各國的法律都沒有這樣辦法，恐怕不行』。這也奇怪，中國固有的法制，他倒拋荒了。他起初很贊成，後來學了法律反不贊成，足見他的思想爲一方面所鋼蔽，能融通了悟的，實在難得。現在已十餘年了，還是沒有什麼人懂得。但我們實行起來，後來必博法律家大大的贊成。譬如英國的政治，到了孟德斯鳩出來，才贊成他。所以我的主張，必定要做到五權憲法，否則無論如何，總要革命。這就是我黨一定的目的。

民族主義，當初用以破壞滿洲專制。這主義也不是新潮流纔有的。向來，我們要擴充起來，融化我們中國所有各族，成個中華民族。若單是做到推倒滿族的專制，還是未曾完成。至於民權，現在也未做到。即使單單做到民權，不實行民生主義，也就不能使人享受福利。像美洲等國，可謂民權發達；怎麼還有革命的事發生呢？只爲人民的生活太難，貧富的階級相去太遠，那社會革命的事自然就免不了。所以中國縱使做到美國民權發達的地步，也還是要革命的。不過像中國現在的情狀，舊潮流沒有弄清，那新潮流更是無人注意。我們最好是把他來一次解決，以免禍亂疊生。有人說：各國百年前，只是民權革命，直到現在，乃有社會革命，我們也要分開步驟纔好。不知他們那時候還沒有這個狀況，到了現在，經濟發達，資本制的流毒已經彌滿世界，中國也感受這種惡潮。請看上海房租日高，地價奇貴，工錢稍稍加點，貧民生活反不如從前的容易。據此看來，這惡潮不是已經到了嗎？怎麼還可把百年前外國的狀況來比呢？所以我們的三民主義，應該一貫做去，掃除一切不平等的事：如民族主義，即是掃除種族之不平；民權主義，即是掃除政治之不平；民生主義，即是掃除社會之不平。這種種的不平，既然都在

眼前，所以我們同時就要解決，免得枝枝節節。而且，不如是就永遠不能適應世界的潮流了。所以我黨就要以三民主義爲宗旨，五權憲法爲目的，合攏這兩樣來做革命。我們有個最好的同志，就是朱執信。他的學問是很好的，對於革命事業又非常熱心。他嘗問我：革命何以要服從個人？我說，這容易解釋，就是服從我的主義便了。譬如道統，也是把個人來做代表的，如說：「孔子之道」。又如宗教亦然，如說耶穌教，佛教之類。學說亦是這樣：如進化學叫作「達爾文學說」。我中國講良知的，也叫做「陽明學」。又如，一種政策，也可以個人代表，如「孟祿主義」，即是代表防備歐洲政策的。以上都是以個人來代表的。我這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也可以叫做孫文革命。所以服從我，就是服從我所主張的革命。服從我的革命，自然應該服從我。本來民國不是三民主義行不過去；只因推倒帝制以後，革命黨就已消滅，沒有人切實去做。所以我趁着亡命之後，把這些同志約束起來。當時許多的人反對我把個人做主義去辦黨，不知黨本是人治，不像國家的法治，這話前頭已經說過了。綜而言之，黨用人治的長處很多，人治力量乃大。我們革命失敗，全是日本搗鬼。起初助袁世凱以摧殘民黨，後來經民黨多方運動，

不助袁氏，乃又偏偏要抬出岑春煊來扶植官僚勢力。無奈討袁之後，我們黨已解散，沒有勢力抵抗他。現在我們又漸漸恢復了，我就趕緊在國內擴張起來實行這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現在爲便利起見，把從前的章程，大家來參酌修改。

我還將民族主義發揮一遍。有人說：清室推翻以後，民族主義可以不要。這話實在錯了。即如我們所住的租界，外國人就要把治外法權來壓制中國人，這還是前清造的惡因。現在清室雖不能壓制我們，但各國還是要壓制的，所以我們還要積極的抵制。我看，暹羅在國際上比中國地位還高。所以我們定要積極的將我四萬萬民族地位抬高起來，發揚光大。現在說五族共和，實在這五族的名詞很不切當。我們國內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應該把我們中國所有各民族融成一個「中華民族」。（如美國，本是歐洲許多民族合起來的，現在却只成了美國一個民族，爲世界上最有光榮的民族）。並且，要把中華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後民族主義乃爲完了。現在實還沒有做到。所以我們還是三民主義缺一不可，這是確定不能改易的。所有章程，大家可以商量，修改。

訓政之解釋

——民國九年十一月九日中國國民黨本部會議席上——

「訓政」二字，我須解釋。本來政治主權是在人民，我們怎麼好包攬去作呢？其實，我們革命，就是要將政治攬在我們手裏來作。這種辦法，事實上不得不然。試看民國已經成立了九年，一般人民還是不懂共和的真趣；所以迫得我們再要革命。現在我不單是用革命去掃除那惡劣政治，還要用革命的手段去建設；所以叫做「訓政」。這訓政，好像就是帝制時代用的名詞，但是與帝制實在絕不相同。須知共和國皇帝就是人民，以五千年來被壓作奴隸的人民，一旦抬他作起皇帝，定然是不會作的。所以我們革命黨人應該來教訓他，如伊尹訓太甲一樣。我這個「訓」字，就是從伊訓上訓字用得來的。又須知現在人民有一種專制積威造下來的奴隸性，實在不容易改變，雖勉強拉他來做主人翁，他到底覺得不舒服。我舉個實例：美國林肯放奴，這是何等一件好事？論理，這奴隸要怎樣的感謝林肯！他不但感謝，反把林肯做了他們的仇敵，以為把他們現在的生

活弄掉了，竟至把林肯刺殺了。這不是習慣難改嗎？還有那坐牢的人，坐到十年之後，他就把牢獄當他的正常生活；一旦放他出來，他很不願，因為要他去自尋生活，他就沒有辦法。所以國家非要替他們設個收養所，去教訓他。這不是很奇怪的嗎？中國奴制已經行了數千年之久，所以民國雖然有了九年，一般人民還不曉得自己去站那主人的地位。我們現在沒有別法，只好用些強迫的手段，迫着他來做主人，教他練習練習。這就是我用「訓政」的意思。斐律賓的自治，他是美國人去訓政，現在二十年了，他們已經懂得自治，所以美國給他自治；不過中央政府還要美國派一個監督去訓練他。

欲救廣東宜從裁兵禁賭及改良吏治著手

——民國十二年二月在廣東軍政人民歡迎會演說——

今日我等在此敝會，有工商農學報，慈善軍政各界於此齊集，為吾粵向來敝會所無；此次敝會，可稱一時之盛。但此盛會何由而得。係由滇桂軍之力，推倒叛逆而得之。故余今日要代表廣東三千萬人民，為滇桂諸將士晉一杯，并恭祝滇桂軍萬歲！今日在此

絞會，我希望大衆要做一件事，其事維何？卽厲行裁兵及整頓廣東政治是也。

今年爲民國十二年，此十二年中，變亂侵尋，民生愁苦，有識者無不知改良政治爲要務。然十餘年來，變亂如故，人民之痛苦顛連，曾未稍減。此固由國內之新勢力尙小，舊勢力尙大，改良政治，不易爲力；然以論吾粵則否。新勢力日漸加大，舊勢力日漸縮小；此次滇桂軍之平亂討賊，迅速枚平，可爲憑證也。既有此好時機，當先將廣東之政治社會，併力改良，使成一好模範省，然後推行全國，必非難事。

民國十二年來，革命均起於粵。自清廷推倒，民國招牌高懸，往後事業，應事建設。然十二年來，曾未實現，只見繼續破壞。現在亂賊戡平，全粵底定，亟當乘時建設，凡有國家思想之人，俱當担负此責任也。建設事業從何辦起？余以爲應從軍界改良起。軍界所應爲之事，厥爲練精兵。古人云，「兵貴精，不貴多。」能養成三五千精兵，則鞏固一省而有餘。然練精兵必由裁兵始。今日廣東軍隊太多，工商各界，宜速發起一裁兵大會，共策進行。因裁兵既爲今日之急務，則裁兵問題，非只限於軍界得而提倡，卽農工商各界，亦應同心協力，負責做去也。

夫裁兵非裁之而使其變爲游民，乃化兵爲工，實行兵工政策之謂。故舉行此事之先，尙有一重要問題，卽籌款是也。既欲化兵爲工，卽宜開辦實業；兵既爲工，則餉必加倍。既免戰禍，又得厚利，誰不樂爲之。此項政策，余視爲今日救國唯一之良方，惜以前無能實行之者，故余擬以廣東爲天下倡。然實行之初，必需款項，款項何來，卽借小內債是也。既借有小內債，從而再借外債，必無難事。從來借外債，手續至繁而至難。北京之政府，對外已失信用，故外債之借，殊非容易。然若內債既成，則進行當易得手。余願從今日起，各界社會，俱宜悉心研究此問題。

又廣東今日之紛亂，蓋賭爲之也。賭何由而開，因義軍而開。此次滇桂軍來粵，推倒逆賊，舊政府消滅，新政府成立；義軍多客軍，我粵人盡主人之責而招待之，一時權宜，開賭以謀供給，流毒遂至無窮。然余謂今日廣東之賭禍，罪不在人之開，而罪在我等不能迅速銷滅之。故余謂今日救粵，宜從整理內政始；而整理內政，又先從裁兵禁賭着手。此兩大問題，各界諸君，宜急起開會研究之。

余此次回粵，抱有一極大志願，卽改良吏治是也。廣東吏治之窳敗極矣，由清迄今

，因循不改，貪賄夙盛，仇結日生。然欲杜絕貪賄，則先從優給官俸始。港澳接近廣東，其政治舉措，足資借鏡。港澳官吏，多爲中國人；然港澳吏治，不見腐敗，實因官俸厚，陟黜明，又服官十餘年則給以養老費；有此保障，當然有良吏。惟我國則不然，官俸既薄，地位復危，故貪墨之習，成爲風氣。爲官一年，則盡一年之力以括削，爲官一月，則盡一月之力以括削；故罷官以後，無不滿載而歸，此真可嘆之事也！今吾人欲整頓吏治，何不取法港澳，人能我豈不能！故余極欲一師其法。外省人與港澳遠，不知港澳情形；廣東接近港澳，其政治之良否，當甚明晰也。

此外任命官吏，尤不可不循資格。大局稍定，余決意考驗官吏，無論本省外省，不分畛域。致驗則真才出，真才出則政治良，政治良則國可得而治也。整頓吏治，吾既以港澳爲法，行之有道，或能駕港澳而上之。今既取法於人，暫能如人，斯願亦少慰矣。

廣東富豪不少，遇亂多遠避港澳，視港澳爲桃源洞，以其吏治良，盜賊少，法律有保障也。余亦希望廣東將來成爲一桃源洞，政治改良，凡政治範圍內諸大端，如教育實業交通等，亦從而振起之。然此非一日之事，一年之事，須羣策羣力，負此責任去做，

自不難成爲一繁華安樂之廣東。能如此，則我等立志，庶爲不虛矣！

更有外交問題，關係於全體。或者以爲廣東尙未統一中國，似無外交之可言。不知廣東之外交，最密接者爲港澳，前者港澳政府，對於民黨雖多誤會，然自陳炯明背叛後，英人已自覺悟，知中國將來必係民黨勢力；故近來港督方針，亦爲之一變。此爲吾人最好之機會也。吾人可乘此良機，加倍努力，一致合作，實行興利革弊，則厚望多矣！

學生要努力宣傳擔當革命的重任

——民國十二年在全國學生評議會演說——

今日學生聯合會總會到此地來開會，是學生已懂得將國事引爲己任，聯合團體來研究的方法了。各國改革精神，多半由學生首先提倡，即以我們推倒滿洲掛起中華民國招牌而論。學生的力量最多，我們的招牌算是掛起來了，但是十二年來，變亂不止，人民痛苦，甚於在清朝爲奴爲僕的時候。現在的政治，教育，實業，多半不及清朝的好；因此多數人民，都以爲在清朝可享太平之福，現在民國，不如從前了。既是多數的人民想念清朝，以後再發生復辟，也說不定。現在學生聯合團體擔任國事，或可挽回這種多數

人的意念。這種心思合行事，深可嘉尚。但是方法應該怎樣，應該在此地切實研究。爲甚麼十二年來人民都以爲禍亂是革命產生出來的？中國大多數人的心理，『甯爲太平犬，不作亂離王；』這種心理不改變，中國是永不能太平的。因爲有這種心理，所以樣樣敷衍苟安，枝枝節節，不求一澈底痛快的解決。要曉得這樣是不行的。你不承認十二年的禍亂是革命黨造成的麼？民意大多數卻承認是這樣的。若以大多數人解決問題，那只好從他們的希望實行復辟了。我們有時到鄉下去，高年父老都向我們說：『現在真命天子不出，中國決不能太平。』要是中國統計學發達，將真正民意綜起來分析一下，一定復辟的人佔三萬萬九千萬多。我們果然要尊崇民意，三四十年前只好不提革命了。因爲在那時多數人要罵我們亂臣，賊子，是叛賊，人人可得而誅之的。你們要實行自己的宗旨，必要處處遷就民意，甚至於與民意相反，也是勢所不恤的。學生是讀書明理的人，是指導社會的，若不能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而苟且從俗，隨波逐流，那就無貴乎有學生了。

世界上的學問，是少數人發明的；古今中外，多數人總是不知不覺的。但是世界進

化，都是不知不覺做成的。近二百年來，科學發達，才逐漸的將幾千年來的不知不覺，加上新的有知有覺。不知不覺是天然的進化，是自然的；有知有覺是人爲的進化，是非自然的；前者進化慢而後者進化快，以進化快者補進化慢者，這是我們的責任。學生做先知先覺，要發明真理以引導人羣，引導社會，決不可隨波逐流，毫無振作。今你們各位集會於此，要將中國十二年來的亂源細心研究。本來十二年來的變亂，不是革命黨造成的——但也可說是他們製成的。就前者說，因革命並沒有成功，所以紛亂不是革命黨人的過錯；但就後者說，爲甚麼既發動了而不將它完成呢？所以真正原因，還是革命未成功之過。我們舉歷史爲證，舉一二百年來的歷史爲證：比如美國革命，脫離英國羈絆，血戰八年以後，永無戰爭發生；中間雖然經過南北之戰，但這次戰役，是爲人道權利而戰的，所以美國到現在最富強。因爲伊的革命成功。法國革命亂了七八十年，然後安定；安定以後，永無內亂，人民樂業。其餘各國革命皆如此。因爲革命思潮在某種民族內，有人發起，一定是蓬蓬勃勃，不可壓抑，每每出始倡導的人首受犧牲。但是革命思潮，却逐漸傳播，終必達到目的。中國革命還沒有成功，所以革命要一直下去，到成功

然後止。因為革命力量是不能壓抑的。譬如高山頂上有塊大石，若不動他，就千萬年也不會動；但是有人稍為撥動之後，他由山頂跌下，非到地不止；要是有人在半山腰想截住他，這人一定是笨呆了的。中國革命非達到三民主義實現，五權憲法頒行，決不能止。中國官僚富人都求眼前的太平，每次總想將革命撲滅，以便過苟且偷安的日子。好像從前擁護袁世凱，擁護軍閥，以壓抑革命，這正如半山腰抵抗頑石，不使下墜，暫時或者有效，但是終久頑石非到地不可。法國革命就是一個好的榜樣。這種反革命的心理，就是我們中國的亂源。今日學生集會，討論補救國家的方法，希望注意此點。

照今天衆君的言論和所發的宣言看來，大概注重外交內政兩方面。所謂外抗列強，內倒軍閥，我看這兩種問題，不可相提並論。我們中國四萬萬人，佔地球人種數目四分之一，有四千多年的文明，如此還怕外人欺負麼？要防制外人，不是空言去抵貨所能奏功的。外交純恃內政，內政要是好，外交竟直不成問題。諸君想想：亂國怎能有一外交？比如二十一條，若我們革命成功，何難取消！日本比起中國來，真是小國了；受他的欺負，只能自怪。比如一個頑大且長的人，被四五歲的小孩欺負了，跑向旁人的面前哭訴

，成何體統！所以抵制日貨是可恥的。諸君的精神，要全用在革命的進程上，早早想法自強。強了以後，怕外國人不趨承恐後麼？我記得四五十年前初到日本，他國的父老對我極其恭維，說我是大國的人民；現在這一班老年人都死了。古時我們中國有一種善德，說是：人罵而當面還嘴的人是庸夫。要回家細想人家爲甚麼要罵我？其度量之大如此！我們切不可失掉堂堂大國之風。民國以來，我們算是很弱了，前二三十年進貢的國還很多。即在民元，尼泊爾國還有貢使到城都；以後因西藏路塞，不丹，尼泊爾二國才沒有進貢。諸君知道尼泊爾版圖，並不小於日本，他們的民族，名曰廓爾喀，人種極強，英國守印度的衛兵都恃這種人；但是他們還向我們進貢。要是他們知道我們因受日本的欺負而排貨，一定會驚詫不已：怎麼大國也受日本的欺負了？這不是失掉他們的信仰麼？你們研究根本問題，切不可枝枝節節爲之；根本問題，就是革命未成功，學生應該担負這種責任，竟未成之功。我想你們對於革命的主義和精神，怕不大明白，恐怕革命的認識與歷史也不大明白哩。比如五色旗，你們剛才向伊三鞠躬，我就不；你們一定以爲我不敬國旗了。那裏曉得五色旗是清朝一品官的旗？我們革了皇帝的龍旗，却崇拜官僚

的五色旗，成甚麼話！諸君要就棄去五色旗，要就用我們從前革命的旗幟，現在海軍用的青天白日旗。再如卿雲歌，你們說它是國歌；我想一定是官僚頒布的，有何意義！其實這些形式，頂好現在不講，等我們革命成功後，廣延碩彥，大集羣賢，再製禮作樂未遲。

我再說說辛亥革命的事實：在武昌起義之前數天，革命黨幹部被捉去三十餘人，殺了許多；所有黨籍的冊子都被搜去。當時砲兵營工程營的兵士列名黨籍的很多，怕的不得，大家悄悄的聚議：與其明天捉去殺頭，不如我們先下手拚個死活。但是有砲，無步槍，是不會用的。步槍的子彈前幾天早一一繳呈上官了，這怎樣辦呢？幸而有一位熊秉鈞，他有一個朋友剛退伍，手上還有二盒子彈共二百顆，一齊借來，每人發三四顆，藉以發難。以後推大砲進城攻總督府，將瑞澂嚇跑了。但是當時本城幹部既遭難，上海幹部又忽遽未到，要找領袖人物才好。當時黎元洪一標人守中立，黎本人聽見大亂，早躲入床下了。張振武，方維一班人，以為他人還忠厚，可以推為形式上的首領；於是強勉將他從床下拉出來，以手槍逼迫，非做都督不可。他那時只顧惜眼前的性命，也不管

以後所慮的滅族了。幹了一二月，看見各省風起雲湧，羣揭義旗，黎視以爲這種可以幹咧，野心因之勃發；以後殺張，方，是報他們輕視他之仇。民國壞到這種地步，黎元洪勾結袁世凱之罪不能辭！再說我幾十年前提倡革命的事。當時我在日本，發起革命，除了少數英俊外，大家都掩耳疾走；以爲亂臣賊子又生了。就是少數英俊，也不敢自信自命革命黨。所以當時名目叫做同盟會。這個名目真是不求甚解了。

今天諸君所研究的，在確定革命主旨，使全國學生皆集於革命旗幟之下，努力進行。果然能夠百折不回，則革命成功，自可如志，外交自然不成問題。數十年來，我亡命時，遇見暹羅外交次長，我告以中國要革命的理由。他說要是中國革命成功，暹羅願爲中國之一省。外交次長對亡命客所言如此；暹羅現今成爲獨立了。前幾十年伊還在進貢，後因貢船在廣州洋面被劫才止。可見中國若強，高麗安南一定會要求我們准伊們加入中國，到那時日本也不欺負我們了。大家知道日本強了，我們爲甚麼不能強呢？學生諸君，切勿自餒！我們是黃帝的子孫，要素強大，行乎強大。二三十年前有一派人，說中國決不能倡革命，要革命準會遭瓜分的；因爲列強虎視眈眈，其欲逐逐。瓜分二字，到

現在影也無了。但是在當時却是反對革命的人的強固理由。如梁啓超一派，就是這種主張。他們又講革命是不好幹的，我們駁他們說：中國幾千年來的朝代興革，都不是革命麼？不過在那時是一姓一朝的改革，現在却因民權自由的思潮，要做人民的革命罷了。現在共管之說，同三十年前瓜分之說，一樣利害。我們也隨着大嚷特嚷，我覺得太失大國之風了。他們要共管，就來共管罷了；怕他甚麼？倡共管之說的是無世界知識的人。其實歐洲戰爭之後，各國百孔千瘡，祇有美國同日本還保持戰前的地位；別的國差不多是病夫了。病夫能管我們麼？那麼除非我們也是病夫。我們不要太相信那些在中國的無聊的外國記者和商人的話。我記得當龍濟光做廣東將軍的時候，從香港來了一個外國人，說要拜會他。龍氏趕忙帶同翻譯，招待外國人到花廳，設盛饌相待。鬧了半天，翻譯問他有什麼事要同將軍商量？他囁嚅道：我來想替將軍量衣服，我是裁縫。

學生宜顧大體，宜努力革命，我不能多講話。祇就形式方面說，不要再用官僚的旂，官僚的歌；就精神方面說，我們是革命黨，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學生諸君大半知道。祇就民權一項說，我們要爭回領土，要爭回主權。剛才你們的宣言上說：中國是半獨

立國；其實錯了。中國那裏是半獨立國？竟直是殖民地罷了！安南是法國人的，高麗是日本人的，但是伊們都只服侍一個主人。我們主人多著哩：凡是從前訂有約的，都是我們的主人；我們是伊們的奴隸。這只怪滿清，伊因為痛恨革命黨，所以甯以主權讓給外人，不給家奴。凡此種種，在我們革命成功後，自然是要論到的。其實日本太蠢，不要二十一條，祇憑着條約，藉口利益均沾主義即可。再如美國去年幫助我們，有華府會議之召集，但國事只靠我們自己努力，不關外人幫助不幫助。學生做事，宜從有意識方面做起。五十年前的日本，二十年前的暹羅，還不及我們哩。從今天起，如果大家同心協力，十年以內，中國可以為世界最强的國家。但是大家不相信這句話，我們同志也不相信這句話。廣東人說我是大炮，孫大炮！諸君若信我的話，以日本為例，前三十年日本人祇三千萬，非常之愚昧；但是上從天皇，下至庶民，人人虛心，種種庶政機關，幾年盡用外國人。外國人壞的也有，可是好的真不少，做事極有功效。暹羅在二十年前，我到時，剛用外人，現在他們兩個，統共是完全獨立國了。其實暹羅人口祇七百餘萬，中國有四百萬人是中國子孫；地方還小於廣州一府哩。我們中國改革，不必學他們盡用洋人

，我們中國的人才也許夠用了。祇因我們失却自信力，故效果少見。

諸君提起個人自信力，努力宣傳，先從全國學生起，擔當革命的重任。從前世界上有兩個病夫：一是近東的土耳其，一是遠東的中國。現在近東的病夫，因國民黨革命奮鬥之力，已脫却病態，攘臂入於諸列強之林了。遠東病夫，或從此脫却病症，成爲健夫；或從此日就衰弱，竟至不起，這裏責任，全在諸君的身上！

總理演講新編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2 5565B

一六〇

